

# 禪是純生命

澄海著

摩訶般若就是原創生命，本來如此、始終如一的純生命，是萬事萬物的生命共同基因。

## 第一篇 洞山良价禪師成道簡介

緣起 p3

一、吾非汝師 p5

二、遊方參禪 p7

三、有伴即來 p8

四、無情說法 p10

五、眼處聞聲方得知 p13

六、參公案的正確方法 p15

七、過水睹影 p17

八、談談開悟偈 p19

九、不為我說破 p21

十、大疑大悟 p23

十一、不見本心學法無益 p25

十二、唯人自肯方乃親 p28

十三、保任 p30

十四、三滲漏戒 p32

十五、五位君臣頌 p34

十六、事如春夢了無痕 p36

十七、無情說法是密法 p44

十八、禪宗使佛教更圓滿 p51

十九、最後的叮嚀 p54

## 緣起

禪宗祖師畢生的行誼很少留下豐富的資料，這和禪者過去、現在、未來三心不可得，以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禪者性格有關。

況且所謂詳細的記載生活細節，甚至詳細記錄開堂說法的內容都是一種忌諱，因此，很少留下可供參考的資料。有的都是弟子私底下的記錄，也不敢公開的提供參閱，編輯成冊是後人的事。我看禪宗公案，發現這些公案都非常簡約，重視的是「直指人心」的作略，那才是公案的主要素材。

至於禪師的平生事跡與參禪主旨無關部份，能省略就省略，況且知之詳只供閒談，無裨於進道。而開堂說法是隨機而發，因為法無定法，如果詳細的記載，反而讓閱者泥跡失神，去道更遠了。

禪師說法最重要的部份是入室小參，師徒之間心光閃爍，以及秘密吩咐，只能存在於師徒之間進行。例如六祖半夜拜謁五祖，五祖親授《金剛經》並證金剛心；惠明半路攔截六祖，六祖為說「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實際情況都不便形諸文字，也不可讓外人得知，這部份屬於密意。

這些原因讓看公案的人，愈看愈糊塗，怎麼猜也猜不透，這是必然的。但公案也是「指月」的指，直指學人內心的月亮，一旦亮了起來，心窗也就打開了，所以稱為參公案。因為參是參禪，不是要人去解釋。

這種條件下，洞山良价禪師留下的事跡可說是極少數的例外，非常豐富、非常可觀了。如果能夠善用這些資料，我們可發現所提供參考的價值是非常高的，至少可以明瞭參禪的艱困過程，不是坐在蒲團上打消念頭那種玩意兒可以致功的，那種要打消念頭工夫其實也是捉拿妄想念頭的把戲，是佛陀成道前就從外道六師學過了的，而且發現不管用，只是健康的心志訓練方法，重點在思維，在突破，在昇華，但是，偏偏就有人把這些玩意兒當著「禪坐」，煞有其事的編為修禪教材，稱為「禪修」，誤賺參禪人。

從洞山良价參禪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瞭解，要是老死在蒲團上是不可能參禪的。

良价禪師也特別重視「悟後起修」。

一般人以為一見性就大覺大悟了，絕無此事。見性開悟到大覺大悟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子，華嚴以十地來勸勉學人「百尺竿頭重進步」，禪宗也有「牢關」之說，都是悟後起修的主題。

尤其悟後起修特別重視「保任」，步步荊棘，良价禪師對這方面說得特別多，特別詳細，可以和臨濟義玄祖師媲美，難怪臨濟、洞曹兩宗至今香火不熄。

現在有些人不懂保任的重要，或者偏重經教，或者偏重唯識，以至禪風不振。保任是法身慧命能否成就、能否不歷僧祇獲法身的重要過程，也是禪宗祖師一再強調的修行。

因而有此文之著作，期能拋磚引玉，重振中華禪風！



## 一、吾非汝師

洞山良价禪師還是小沙彌的時候，跟隨著大眾念誦《金剛經》、《心經》，這是寺院的必要功課。

有一天，他摸摸臉，抬起頭向師父發問：「我頭上明明有眼耳鼻舌，你們也是，為什麼經上說：無眼耳鼻舌身意呢？」

師父當時一愣，對這小孩子產生驚奇的一瞥，對呀！我們為什麼沒有這些疑問呢？他自己也摸摸頭，謙虛的向小弟子說：「你問得好，可惜師父枉費施主佈施多年，還是沒有辦法解答你的問題。等你長大後，我鼓勵你找有德養的師父請益！」不久就送洞山到五洩山靈默禪師那裡接受披剃。二十一歲受具足戒，已經是僧伽了，也開始遊方參禪。

這是個很溫馨的故事。

洞山的師父是一位很善良而了不起的師父，因為他不能解答弟子的疑問，並沒有擺出臭架子，含混的解釋一通了事，反而很誠懇的謙稱：「我不配當你的師父，但我會推荐你到更好的師父那裡受教。」

很遺憾的是，文獻上沒有留下這位師父的法號，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絕對不會欺騙自己。

欺心是自己貶抑自己。很多人不了解欺心包含了懷疑、不信任別人與自我逃避的無明心理，這些污垢是障道的因素，這位平凡的師父卻直率的、認真的承認自己的無能，對他來講是無虧於心，坦然領受。

但對洞山來講卻是很好的教訓：人要學習承認自己的無能，對人坦率無私。這位師父的告白，無異於在洞山的心田中播下了一顆明亮的種子，在將來追尋禪道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明亮的心態：不懂就說不懂，坦然接受，不可以似懂非懂，自欺而欺人，才能接受法益。

《證道歌》：「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研禪學禪要窮究根源，不能唯唯否否，囫圇吞棗，把上天給我們的無限智慧封死了，成什麼道？悟什麼法？

為人師表的更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可以裝模作樣，未悟言悟。要知道：明心見性是法界大事，開悟了，自有聖者前來證明，掩藏不了，他人可欺，上天不可欺。

禪宗可貴的作略之一是參訪。

你有疑問，可以向你心儀的師父請教，禪堂永遠都開著門，不會因為你不是他的弟子就關起門來。你不滿意，你可以離開，師父還會推荐另一位師父給你，不會覺得難為情，熱情的擁抱，熱情的拜拜。因為叢林寺院是天下人的叢林寺院，不是個人的；佛法是眾生的佛法，怎麼有不希望人家開悟的師父？不可能，不可能！

讚美洞山從小有持疑精神的時候，我寧願讚美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師父，在平凡中展現了不平凡的情懷。因為他的心光明磊落，也讓他的弟子懷抱著光明磊落的心懷。

## 二、遊方參禪

依據《指月錄》卷十六：

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

次參為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為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為曰：「汝試舉一遍看。」

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僧曰：「牆壁瓦礫是，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什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這麼則眾生無分去也。」國師說：「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曰：「眾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眾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

師舉了，為曰：「我這裡亦有，只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為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為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為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為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裡。」

這段話雖然冗長，但須仔細研讀，費心思索，才能領會。研讀公案要有耐心，不可心意識蠢動起來，這樣就不能終篇。如果看不懂，不要緊，以下將分幾個段落來分析，與諸位共同研究。

### 三、有伴即來

南泉普願禪師是馬祖道一座下傑出弟子。

馬祖道一是中國祖師禪的大成就者，他視人根器的差異，運用各種方法，瞬間讓弟子開悟，開創了中國不同風格的禪風，讓神祕的禪園開滿了各式各樣奇詭異果，座下有八十六員大將見性，其他獲得領會的人更不計其數。六祖在〈機緣品〉曾預先向南嶽懷讓提到他：「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這匹馬駒就是馬祖道一。

南泉普願也是位傑出的禪師，大家都暱稱他為王老師而不名，老師是古人對師長的尊稱，因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禪師難免給人一種嚴肅的刻板印象，王老師則帶來溫暖的感覺，可見他為人平易近人。

南泉斬貓公案乾淨俐落，可惜只有趙州從諗拈破，直到如今還喧擾於學者之間，本來至簡至易，就像趙州聽到這個公案，只把草鞋放在頭頂上，悠哉悠哉的走出了禪堂，驚動了叢林，大家都在猜刀和貓命的關係，沒有領會到趙州放在頭上的草鞋。

這就是祖師禪的特殊作略，傳禪不在文字義理上，只在瞬間的回頭轉腦。洞山良价到了普願，南泉卻在禪堂發一癲，喃喃自語：「再過幾天就是先師的忌辰了，想辦個齋會紀念紀念，但是他老人家會不會賞臉呢？」

這是逗機。弟子要找到真正的師父固然千辛萬苦，師父要找個上上根器的弟子也不簡單，所以必須逗機挑選。

密教也是一樣，弟子要皈依上師之前，必須花三年的時間觀察上師，看看他的素養、風格與德化，深信不疑了才皈依。上師雖然讓你皈依了，還得再花三年，好好的觀察弟子的根器，上選的才傳授密法。傳授之際都非常慎重的。

南泉喃喃自語，不在發瘋，他在掃描，探測哪個是可造之材，年輕的洞山出列，琅琅上口：「啟稟師父，祖師爺有伴相隨就會來赴齋，您不用擔心。」

南泉看著他，欣慰的說：「這個後輩見解不俗，可雕琢成材。」洞山答：

「莫壓良為賤。」我們看禪堂洋溢著一股祥和輕鬆的氣氛，襯托出洞山昂藏卓立的性格，也襯托出南泉率真不拘小節的風範。禪是生命的發皇，灑脫自在的人容易悟道。

什麼是上上根器？閱歷多的人都有一套辨識的辦法，這兒不再贅言。倒是了凡居士在《了凡四訓》談到一個將要成功的人，都會自然流露著一股謙虛的光芒，可感觸而不可言宣。是的，生命是一股光流，散發著喜悅的感染力呢！那就是謙光，謙虛自然發射的光，是內心純潔的光。

洞山有一副機靈活潑的腦袋，反應迅捷，智商高，這是優點，它可以打破窠臼，不落陳封；但智商高的人有時自恃甚高，容易輕易的截斷他人的溝通，讓美好的意見交流終止。這句「壓良為賤」顯然不是很好的回答。



## 四、無情說法

南泉禪師沒讓他開竅，他就辭別打算到瀉山拜訪靈祐禪師。

瀉山靈祐禪師是瀉仰宗的開山祖師，是百丈懷海的弟子，有一個晚上，陪侍百丈師父，夜冷泡了一壺茶閒聊。突然百丈拿把火夾子要瀉山在爐中寒灰撥撥，看看有沒有留下一星兒火苗。瀉山撥了一下回答沒有，百丈接過夾子，仔細的在死火中撥一撥，果然撥出一星兒的火苗，向瀉山說：「這不是火苗嗎？」瀉山當時全身剎住，開悟了，傳為美談，這是有名的「深深撥，有些子」的公案。

瀉山靈祐悟道因緣很特出，深夜裡，萬籟俱寂，大地演奏著苦空無我的戲劇，他卻在「深深撥，有些子」開悟。

這則公案隱約的透露出瀉山悟道因緣相對薄弱，也難怪瀉仰宗迅速興起，也最早熄燈再見，法界就這麼有趣，在不可思議中綻露明察秋毫的智慧。

洞山拜謁瀉山，是為了解「無情說法」公案。

有位僧人向忠國師問法，提出什麼是古佛心，忠國師答：牆壁瓦礫是。

忠國師的回答是直說直破，完全符合「直指人心」的禪門風格，那個僧人如果能夠反觀自心的變化，也許就明白忠國師的回答是一箭中的，欣然拜謝而開悟了。

可惜，這僧人不免喜歡研究道理，所以反覆再三的跟著忠國師糾纏下去，忠國師不氣餒，仍然直說直破，無如這位僧人是頭驢，怎麼點都開不了竅。

一長篇的問題，反應了一般人避免不了「道理會」的毛病，愈陷愈深，這就是「文字禪」，想在文字道理中追求答案。你向他說禪離語言文字，不要墮在經典中沉淪，他卻滿臉狐疑：不研究經典，怎麼學佛？怎麼學禪？

我們向他說：佛陀之前有什麼經典——《金剛經》、《楞嚴經》讓他研讀？孔子之前，有什麼《論語》讓他看？他們之後，才有《金剛經》、《楞嚴經》、《論語》，為什麼不研究他們在這些經典之前有什麼心行？但是他們總放不下心，怎麼不讀經典可以學佛法？荒謬！荒謬！

六祖說：「本來無一物」，本來有什麼有情的，無情的？這才是研究的重點。忠國師說牆壁瓦礫是古佛心，說多了，讓這個僧人無端升起疑問，要是我，乾脆來個過肩摔，或扮個鬼臉，讓他「無話可說」、「無疑可發」，可省事多了。

洞山良价對「無情公案」啟疑，所以跋山涉嶺到瀉山拜訪靈祐禪師，那時候瀉山還是草創，峭壁懸崖上，險峻得很。

瀉山的回答更直截了當，豎起拂子，然後問洞山：「懂嗎？」洞山茫然。我就說嘛，忠國師寶心忠厚，對僧人太客氣，反而讓僧人疑情不止；瀉山豎起拂子比我的過肩摔更高明，他沒接觸到對方，拂子一豎，動作敏捷。洞山當時如果反觀自己心態的瞬間強烈變化，也許就開悟了，這是瀉山的絕妙方便法門，也是瀉山的慈悲。

洞山茫然再申問題，瀉山答得妙，我自己體會得的，講出來了，你還是不懂得我內心的深切體會，說了白說，只讓你似懂非懂，開不了悟。

洞山良价只好拉下臉皮說：可以再介紹另一位明師，讓我參訪嗎？瀉山答得斬釘截鐵：「雲岩道人，他駐澧陵攸縣。」

洞山戴起斗笠，又向澧陵出發。

諸位也許好奇，南泉老師及瀉山禪師都是明師，為什麼不能令洞山開悟呢？

洞山拜謁南泉，為了齋會答得妙：「有伴即來」。其實只是豪壯的回答，他不明瞭這個「伴」是什麼？隨意而答。如果洞山把這個「伴」好好琢磨，話中就別有天地了。南泉誇他：「此後生可彫琢」，洞山如果摒除傲氣，當時跪下請益，也許有別樣的風光出現。

但洞山卻輕昧的說：「別壓良為賤」，可不要把良材彫成四不像。這是戲謔的話也是幽默的話，可要從當機去判斷。洞山當時未開悟，此語一出便是戲謔，便是不敬、倨傲。南泉是個隨和的人，他的禪風壓不住洞山的傲氣，只好讓他走。

瀉山靈祐悟道在險峻中，特別重視學人的用心懇到，多一份用心，多一份悟道機緣。洞山來拜訪瀉山，來匆匆，去匆匆，不契機，馬上要另擇他師，瀉山只好放人。

這些機緣很妙的，無法說得清楚。師父與徒弟之間懸著一種難測的機緣，也可以說是光子線相牽相絆，才能磨合；機緣兩不洽，咫尺若天涯。

法脈相續如縷，而上上根器的英才很少，所以自南宋以後禪宗疲弱不振，近世以來，虛雲和尚悟道晚，都近六十歲了，又汲汲於興復叢林，志不在培養人才，結果，現在的寺院林立，個個比少林寺還壯觀，還雄偉，故宮相形見絀。但是禪師在那裡？禪風在那裡？禪才在那裡？

這是因果呀！豈是虛雲和尚可預料的呢？

臨濟宗慈明禪師在禪道不振的時候，從來不重視營建寺院，一鉢一床自得其樂，座下培養出楊岐方會、黃龍慧南及翠微真三大士，其他崢嶸的龍象也很多，所以臨濟宗才能大放光明。

虛雲和尚受全國僧伽的推重，如果能夠稍微思考孰輕孰重，將其後半生放多些力量在培養僧才上、重振禪風上，也許不會陷於「佛印橋斷」的窘境，佛教不至於淪為佛學的哲學化，禪宗也不至於像一抹殘陽。但這豈不是時運不濟嗎？或是民心陷溺，天人遠離的結果？

有其因必有其果，因果可畏，寧不戒慎恐懼。

## 五、眼處聞聲方得知

被為山稱讚為絕滲漏的雲岩禪師，本來也是百丈懷海的弟子，和為山是師兄弟，但為山成道早，而且獲得機緣到為山開山立堂，開創了為仰宗；雲岩卻是在百丈座下，摸著頭捫著心，始終無法開悟。

服侍了百丈二十年，才決定另投藥山惟嚴禪師，百丈也欣然答應。你看古德就是有這段美麗的胸懷，你要另投明師，師父還很高興，不為難你，不會拿著拐杖掃你出門，也許還辦個惜別會，祝你早日學成回來呢！

那時候雲岩年紀一大把了，眼看著夕陽無限好，要成道實在難啊！藥山禪師不以為意，這個禪師才氣大，過著神仙般的逍遙日子，李翱最敬佩他，經常造訪。

雲岩到了藥山，藥山馬上烹茶敘舊，春風滿面，兩人就這麼輕鬆的聊開了，雲岩客氣的說，雖然服侍百丈二十年，但俗氣未消，請禪師大力啟導，藥山笑呵呵的，不置可否。

有一天晚參，雲岩侍立在側，就談到百丈禪師的言教及門庭施設，藥山唯唯。聊到下堂句，藥山興致就來了，要雲岩說得詳細。

雲岩就說，有時候晚參，召集大眾上堂，等大眾依序立定後，他老人家卻拿起拄杖一揮，趕著大眾下堂，大家走了幾步，他又招呼大家回頭，突然冒出一句話：「是什麼？」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藥山一聽，拍案一聲，直身而立說：「這麼高明的手段，你為什麼不早說呢？今天才真正見識到懷海兄的高招，真要謝謝你。」

雲岩一聽，猛然省悟了。

你看，雲岩在百丈座下二十年，經常看到百丈下堂句時的揮手與招呼，當著稀鬆平常的事，一言之下被藥山讚美，他立刻省悟了。原來百丈師那麼慈悲呀！

雲岩省悟了什麼？留待下回分解。

洞山來到雲岩，急切的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岩答：「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我為什麼不聞？」雲岩豎起拂子，問：「還聞麼？」師曰：「不聞。」岩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

洞山再問：「無情說法，見於什麼典教？」

雲岩嚴肅的回答：「《阿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不是嗎？」

洞山有省，乃答：「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聞終不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以上根據《指月錄》卷十六）

你說有趣嗎？洞山問無情說法，為山與雲岩都豎著拂子問曰：「還聞嗎？」為什麼都用同一方法呢？這是無言顯有言，不用任何理論、概念，只要豎著拂子，馬上截斷問法人的意識，讓他無可言說，剎那剎那顯露「無眼耳鼻舌意」的境界，可是當剎那剎那過了，意識又佔上風了，洞山注意到這個奇妙的變化過程，才寫下這首偈。

這首偈是領悟偈，不是開悟偈。

領悟偈是透過意識推理而得的結論，一般人都可以做到，沒有什麼奇妙，他只要把坊間的散文，禪門珠璣這類的書籍看一看，也許會體會或領受到一股清涼的味道，很多人就誤以為開悟了，但不是，絕對不是。

最高級的神妙文筆，類如陶淵明、謝靈運、蘇東坡、王安石或王維、李白，這些人的文筆揮灑著高級的心靈境界，讓人升起超越時空的感受，是人類精神文明或文字的遺產，多少都含蘊他們對宇宙自然的領悟與跳脫，值得我們吟誦高歌，祛除心靈的污垢，但有時間的拘束性，你有時有種情懷，有時又失去了這種情懷，不是一得永得，無法完成人格化，而落實在生命的實踐上，從而脫胎換骨。真正的神遊於宇宙，那才是真正的禪定。

洞山以「眼處聞聲方得知」，相信你會有很好的解釋，但無補於心靈深處的呼喊，他並沒有開悟。雲岩知道，但他只能等待，等待緣熟，機緣成熟，再給洞山一個開悟的機會。

## 六、參公案的正確方法

僧問古佛心，忠國師答：牆壁瓦礫。牆壁瓦礫是沒有情識之物，這樣的回答著實讓人深深懷疑，引起人們研究的興趣。「無情說法」便成為公案了。

有人問趙州從諗禪師：「什麼是祖師西來意？」趙州答：「庭前柏樹子。」同樣引起大家參究的興趣。這則「庭前柏樹子」也就是公案。

同樣的，「東山水上行」、「乾屎橛」、「吃茶去」……等等答案也變成了公案。公案就是檔案，就是成例。

問題是這些回答，是從六祖下三世的藥山惟嚴、百丈懷海開始的。以前祖師的回答很直截了當，學人一回心，一觀心，就可以把握主題而見性，我們可以從馬祖道一、石頭希遷，更早的南嶽、行思及《六祖壇經》找到例子。

有興趣的人一定要找找馬祖道一禪師及其弟子間互動關係的紀錄，好好的研究，自有心得。

藥山惟嚴、百丈懷海以後，禪德輩出，這些都要感謝馬祖、石頭兩大禪師的提拔，開悟的人多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與風格，也有他們各別的獨到手法，展開了不同的禪風，以適應各類不同根器，首山省念稱為「家家門前火把子」，等於說各家門前懸掛著不同的招牌，各領風騷。

我們今天看到的《指月錄》、《五燈會元》等等，充滿各式各樣的公案。當我們拿起來看的時候，既驚奇又羨慕。

驚奇的是——「什麼是禪？什麼是佛陀證道的答案？」都那麼不合情理，但為什麼有些人當下可以開悟？在驚奇中羨慕那些人呢！

於是，有些人就拿些公案討論，七舌八嘴的結果答案是這樣，是那樣，沸沸騰騰的，但畢竟還是似懂非懂，公案反而成為坑人的遊戲。最慘的，還自以為見識高人一等，評唱這個公案，拈提那個公案，答案是這樣沒錯，稱為解公案。

近來還有杜撰公案二百多題，要學人從第一題公案開始解答，接著解第二題，解得一百題以上發給證書，稱為明心見性弟子，登錄為禪宗第 X 代弟子。

還有某些學派，弟子要先研讀師父拈提的公案，獲得「正確的見解」，然後運用各種方法，例如拜佛、經行、打坐……等等，引導他們親證佛性，聽說頗有眾多弟子呢！

另有名師訓練弟子禪坐，觀察心身變化，然後看心觀淨，開淨的時候，要弟子把「吃茶去」掛在心上參，不要丟失，這樣就可以開悟。

這些現象和參公案的本質無關。

參公案不要以為要解破公案的底牌，只要你把公案放在心上琢磨，這也不是答案，那也不是答案，疑來疑去，放不下，捨不掉。也不要今天參這個公案，明天另參個公案，永遠凝聚不了心力。因為眾多公案的答案只有一個，你參到了，就開悟了，從頭看各個公案，你自然哈哈大笑，然後會自我解嘲：我怎麼那麼笨，竟然被騙了。

參公案而破參有二種情況，一個是明眼禪師覷得時機成熟了，一言之下，一棒一喝中，讓你開悟，就如雲岩碰見藥山，聊著聊著，抓到雲岩的癢處就開悟了。

另一種由學人抱著公案形影不離，疑惑難解，參謁多少明師也不能打破疑團，反而在特殊的情境下，觸機遇緣而打破謎題。洞山就是一個例子，以後我們會時光逆流，分享他的悟道機緣。

洞山良价把「無情說法」當著主題，疑來疑去，心自然就凝聚成一個焦點，這是「止」，縱然，碰到兩大禪師，以豎起拂子來啟機而沒有成功，但還不放棄這個公案，咬著不放。

這才是參公案的主要精神。

蓮池大師就坦率告誡我們：沒有開悟之前，對公案做任何解釋都是錯的。有一得之見也是愚昧。謹慎！謹慎！不要輕率的解答公案。

## 七、過水睹影

離別的時候到了。《指月錄》卷十六：

師辭雲岩。岩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岩曰：「莫湖南去？」曰：「無。」「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

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良久曰：「祇這是。」師乃沉吟。岩曰：「價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

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得契如如。」

洞山良价待了幾天，就想離別他去，雲岩關心他的行止，如果沒有投宿的地方，盼望再回雲岩。這是至心的關懷，他不忍心洞山到處遊盪，心無著落處。

偏偏洞山的習性未改，喜歡掉句子，玩文字禪。第一次在南泉老師，掉一句「有伴即來」，南泉惜才要他留下，他自作聰明的說：「莫壓良為賤」，緣分就吹了。

這次要辭別，文字禪又琅琅上口了，說什麼「難得不相見」、「待和尚有住處即來」，耍嘴皮工夫了得。雲岩禪師在百丈座下二十年沒開悟，深知參禪不容易，趁著離別的最後一刻，丟下個很好的疑團：「只這是。」

洞山離開前，有點依依不捨，突然問個問題：「百年後，若有人問起雲岩師父的面貌，如何回答呢？」雲岩只是靜靜的坐著，一會兒才說：「只這是。」

雲岩靜默的時候，表達了什麼呢？

洞山從小一直懷疑「無眼耳鼻舌身意」，雲岩在傳達什麼信息呢？那是祖師西來意呀！可惜洞山不省，哆哆嗦嗦的要走了，雲岩再叮嚀一次：「要承當祖師的本旨，馬虎不得的呀！」

洞山還是走了，一步一步的往山下走。寺外一片綠油油的稻田，陽光顯得強烈，前面橫著一條河流，踏上橋，他往清澈的河水一望，另一個洞山就映在水裡，一模一樣，滿臉滄桑，但突然發現那個洞山雖然有眼耳鼻舌身，卻沒有意。沒有意識的那個洞山，真的有「眼耳鼻舌身」嗎？一下子豁然開悟了。他頓時出現「無眼耳鼻舌身」的境界。

觸機遇緣中開悟了，寫下了〈過水偈〉表明他的悟境。高呀！真切呀！平實呀！

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疏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怎麼會 方得契如如

## 八、談談開悟偈

前文提過，偈有開悟偈也有悟理偈，另一種矇混偈。

矇混偈是沒有開悟，也沒理悟，就瞞著寫一首霧裡看花偈，朦朧的，別人看不懂就以為境界高，他就沾沾自喜，一直就扮個開悟的樣子，享受名聞利養。

悟理偈最明顯的是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說理清徹，遵循明白，是好的偈子，只是不能承襲禪門法脈而已，但是啟發後偈絕對沒有錯，非常有幫助，況且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我們沒有開悟，牢抱這個悟理偈實際的幫助大。開悟偈境界高，讓我們心儀讚嘆也就夠了，千萬不要去詮釋，絕對無法完全詮釋出來的。

就像陶淵明〈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要去詮釋，一詮釋悠然就丟了，不詮釋我們反而還可以沾點悠然的意境呢！

香嚴禪師拾起瓦礫，丟進竹叢，碰然聲響而開悟了，他寫下一首偈：「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描寫他的悟境，一悟之下本心流瀉而出，不必假借什麼唸佛、法會、誦經等修行，直下契證，一句「一擊忘所知」，心靈震盪的實況毫無掩藏，沒有開悟的人怎麼想也想不出那個境界，又何必去詮釋呢？尤其「不墮悄然機」，悠遊自在，躍然紙上，又能如何詮釋，不是在白紙上塗鴉嗎？

虛雲和尚功夫落堂，人家倒他開水，不小心燙到手，茶杯落地，砰然一聲粉碎，他卻「虛空粉碎」，一語表詮，但不會在你心靈上掀起排天波瀾，你又如何詮釋呢？

我們怎樣才會了解這些開悟偈呢？等有一天，蒼天可憐我們，讓我們幸而開悟了，自然就經歷了那些意境，與他們共享心靈的盛宴，把手共行。

開悟偈是開悟時心靈震盪中特殊境界的自然流露，毫不揉雜的描寫了出來。你沒開悟，要玩，玩不出來的，因為馬腳就是馬腳，你自然會不自覺的玩向一邊呢！這是秘密了，不能說破。

洞山禪師這首〈過水偈〉，露了見性的證量，也多少牽動了學人修行的要訣。他首先一語道破：禪是內學，只有從自己內心求答案，向外求，離道愈遠，那就迢迢與我疏了。如今我能夠獨自往，隨時綻露本心——渠了。獨不是單獨，獨是不受五蘊（色受想行識）的干擾，一心獨朗。修行人只在這個有意識的我與本心（渠）間拿捏得恰如其分，分得清主從就對了。

見性只是驗證了本心的屬性，《心經》大喇喇的描寫出來了，毫無掩藏。有人說那是「看到空和有、內和外，不相妨礙，不是對立，也不是統一」，是文字遊戲；有的人會說出一大篇道理，那是捨父逃走，生命本身就是原創的，不需要什麼道理。

〈過水偈〉是見性偈，不是大徹大悟，只是悟後起修的標的，有了方向，有了目標，就不會盲修瞎煉。有人說那是洞山「看到空和有、內和外，不相妨礙，不是對立，也不是統一」，一套文字遊戲，還不如宋明理學家說的「變化氣質」來得入木三分。禪者必須內證而不是把心放到虛空，那是虛空釘橛。古德說得好：「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值得研究；不然，你就無法把握到洞山的「渠」！見性不只是心靈的震盪，身心都會起一種微妙的變化，也才能確定「凡有言說都無實義」。

這首偈表達了洞山悟道的平實，從而影響了他以後的作風，如果像香嚴的擊竹偈、靈雲見桃花偈，固然一針見血，但比較重視個人的體驗，不能影響很多人，所以不能擴大影響面。洞山的〈過水偈〉，便形成了洞曹宗啟迪學人的風格，後文再說。

開悟偈，以六祖的大悟偈，表現得遼闊而無涯際，最令人敬佩，談到宇宙的形成，說到萬事萬物的起源，也讚美禪者的心懷宇宙，屬於祖師級的悟道偈，難怪六祖一出，整個中華大地開出了璀璨的禪花，五家七宗，各建門風，對中國文化做出了深厚的貢獻。人人都會點禪，口頭禪是大眾化的表現，愚夫愚婦也可談禪，老婆禪流傳在窮鄉僻壤，雖然不算登堂入室的禪，但的確是水中鹽味，平民化了，落地生根了。我們的生活中，如果離開了禪味，會讓人覺得俗氣，凡事掉個禪思，就會令人眼睛一亮。也許你我不真的懂得禪，但少許的體會讓我們人生搖晃著光亮，不是嗎？

## 九、不為我說破

開悟是禪者夢寐以求的大事，開悟了的洞山寫完〈過水偈〉，突然平靜了，也可以說沉澱了，從孩提開始追尋至道的狂熱沉澱了，原來是那麼平淡無奇，終於明白：「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啞然失笑，突然發現那片陽光與自己的身體合在一起，一種熱流在體內流竄，好像要燒掉身體，要燒掉眼耳鼻舌，走起路來輕飄飄的，空空朗朗的，有點微醺的感覺。

熱淚不知不覺的佈滿了臉頰，師恩浩蕩，法身父母大恩難報，一瓣心香感激受業師：南泉、潯山及雲岩。這一生竟然有幸登門請教，獲得他們的加持。當初一句「有伴即來」的隨興話，那個伴原來是「這個」，無知而大膽的年輕青澀，至此像蘋果轉熟，透著一顆清香的紅橙。

但是內心裡他最尊崇的還是雲岩禪師，無時無刻的想念，尤其臨別時沉默的容貌，背後蘊藏的大智慧是那麼深不可測，他在過水睹影陡然發現那「大智慧」，原來就是「只這是」，師父的輕描淡寫原來是親切的呼喊，像慈母呼喊遠離故鄉的遊子。

每年雲岩的忌日，他必定營齋紀念，喃喃那句「只這是」。大家都奇怪著，南泉是他最先入籍的師父，為什麼對雲岩特別尊崇，願意列為嫡傳弟子呢？他答：「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

的確，啟迪弟子可以旁敲側擊，甚至當面棒喝，但心必須由弟子自己打開，旁人無能為力。禪門重視見性，也還得自己親證自性，不然沒有心的著力點。

有人再問他：那麼你全肯雲岩禪師了？

他說：「半肯半不肯。」

為什麼半不肯呢？

他答得妙極了：「全肯即辜負先師了！」

「師父引進門，修行靠自己」，如果完全依賴師父，終究是守株待兔之輩，禪道怎能傳承呢？禪門重視後起有人，最好有超師之才。就像朱銘拜楊英風教授為師，盡得其技，楊英風卻向他說：「你要找到自己的表現風格，不然你永遠是我的弟子，我的影子而已。」這句話提醒了朱銘，才創造出太極系列的作品，揚名國際，這就是半肯半不肯。

「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葉宏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指月錄》卷十六）



## 十、大疑大悟

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的文字來描寫洞山禪師證道的經過？因為很多人以為看公案，就是要猜公案，解公案，以為開悟就是這樣，然後下個結論，自以為懂了公案。

其實，公案只能由已經開悟的人做為印證，他們有了開悟的經驗，彼此可以心心相照。如果我們沒有開悟的經驗，妄圖以自己的智慧去判斷開悟的內容，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答案的。

看公案是為了參公案，如何參才重要。

參公案首先要研讀公案主角求道的整個過程，體會他們求道的艱苦卓絕，體道的精神以及師徒之間的問答玄機，這也是明朝蓮池大師一再強調的。

一個禪道的追求者，首先必須對生死問題，產生濃厚的悲憫情懷，並下定決心全力以赴，要徹底了解生死的奧義，一旦豁然貫通，自己心靈獲得自由解脫，同時將自己的美妙經驗啟迪那些關心相同問題的人，讓他們的心靈也獲得自由解脫。

所以禪宗有句名言：「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如果以現世的榮華富貴為追求的目標，有時候抽點時間到名山古剎，與僧侶參禪問道，就以為可以獲得開悟的法喜，其實只是附會風雅的做作而已，因為他們的目標不在此（禪）而在彼（名利）。

洞山禪師小時候就不平凡了，《心經》講摩訶般若波羅密多，特別強調「無眼耳鼻舌身意」，讓他產生極大的震撼：每個人都有六根，可以說話，可以創作發明，但是人還沒有出生之前，那時候的「我」有生命嗎？那時候的「我」已經有六根了嗎？未出生之前，「人」是怎樣的「形相」呢？人為什麼要出生在這個世界呢？……

這些都是他唱誦《心經》時，突然湧起的疑問，非把這些問題打破不可，不然是不甘心的。

我們說他碰到一個誠實的師父，他沒有皺起臉孔，沒有丟下自己也搞不清的答案，反而設法介紹他到其他更高明的師父那兒學習。

這是禪宗子弟的第一個印記，對生死問題，對生命意義，能產生強烈追求答案的動機，而不是逃避現實生活的壓迫，遁入空門，一切不管的。

請問：當你心蘊藏這個生死問題的時候，從宗教經典也好，從聖人的教言也好，從科學論述也好，都沒有辦法讓你獲得滿意的答案，這時候你不會寢食難安，生命陷入迷茫嗎？

可是你到名山古剎，向那些標榜著禪宗聖地請教的時候，他們要你學會放下，要你打坐，要你放空，把自己和大自然合在一起，密切的觀測心理的變化，從數息而安息而歇止……。

也許你會參加一個禪七，再一個禪七。我就碰到一個參加過七個禪七的朋友，他說觀照能力比以前進步了，也靈敏多了，覺得不虛此行。

他是沒有生死問題的急迫性的，只是介於生死問題與好奇之間的心理而已，沒有「大疑大悟」的疑團。如果有這個如救頭燃的疑團，我保證他打坐打不好，睡也睡不好，吃飯、唱誦都不好，怎麼還會靜下「心」觀照心身變化呢？

參禪悟道要你提起精神，直直的逼視著問題，頃刻難安的探索問題的根源。你只看到佈大坐在菩提樹下的形象，你以為他在數息、歇息而與大自然合在一起嗎？

不是的，他在打破沙鍋問到底：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他把生命的餘力灌注在這個問題上，立誓說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讓生命在蒲團上結束。

換句話，解決不了生死問題，那麼生命只是一種浪費的遊戲，行屍走肉等死而已。

他絕對不在放下，不在數息，不在身心觀照而已。那是理極必反，徹理而無理的豁達開朗。

你是相信佈大的經驗呢？還是相信目前寺院的禪坐呢？

把自己都忘掉了，請問你還有生命的意義嗎？

## 十一 不見本心學法無益

對「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的生命疑義，二十一世紀顯得特別重要，生命可以複製，細胞的基因可移殖了，具有智慧能力的機器人出現了，如果機器人有一天向我們主張：「我是生命個體，請尊重我」；有一天，我們不僅有人工膝蓋，也有人工五臟，甚至有複製人的器官；有一天，當你的思想還沒轉換為行動前，銀幕上生動的播映著你轉換的過程，人失去一切的隱私……。

請問：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

對了，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這是千古的蹉音，輕輕的敲擊著人類的心靈，宗教家、哲學家、神學家、通靈者、卜筮者……，他們在各種角度解析這些問題。

沒有辦法解答的人，也許會滲入難解的迷信，構成宗教信仰的盲點；善於運用邏輯的人，編織著宇宙論、人生觀，勾勒出人類出生入世的勝境；我們顯然陷落在這些思維的世界而混淆不清，雖然沒有一次真正的洞然明白，還是無時無刻掀動我們內心的思考，在無奈中嘆息！在懷疑中徬徨！

佈大當他是悉達多太子時，看見低賤的農奴，在生老病死中過著悲慘的生活，內心不禁升起悲憫的傷痛，他要為所有的人群找出離苦得樂的方法，讓大家共享生命的自由解脫，因此捨棄王位而出訪各方聖者。

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教派可以解除他內心深處的傷痛，也沒有任何方法或學理可滿足他內心的悲憫。

徬徨無依中，他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證道，從而提出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的內證心得。

這種內證稱為見性、開悟。

見性是什麼呢？就是親自體現到生命的本來面目，如其本來（如來）的生命本質。修行是什麼呢？在見性的基礎上，修除掉非本來面目的業垢，

而讓原有的生命綻露清淨的光芒。

因此五祖才說：「不見本心，學法無益」。

不見證生命的本質，任何的學理、方法或修行，都只是隔靴抓癢，其實抓不到癢處。這些只能是福慧資糧，奠定將來見性的可能，可稱為「前修行」，方便次第。

見性是非常特殊的機緣，但上天無親，對真心努力探究生死問題的人，是不吝於賜予機會的。

可惜有些見性的人，不知道那就是見性，有的人嚇壞了，又被沒有具法眼的師父否決掉了，誤為邪見，結果就打斷了，有如葉公愛龍，真龍出現反而讓他驚慌失措，失之交臂。這些可謂「悟後迷」，見了本性，不懂得珍惜保任，可惜啊！可惜！

有些人沒有見性，自以為見性，把瓢瓜當著仙桃，又被盲師所肯定，蓋上了冬瓜印，終生信守不渝，過著糊塗的修行生活，終生不開悟，還執迷不悟。

這些例子太多了，你別想去勸他，你一勸，他反而認為你是魔，你不成為魔擾嗎？

洞山很幸運，他碰到的都是響叮噹的大禪師啊！南泉普願、潯山靈祐、雲岩曇晟都是中國傑出的禪師啊！能見一面都是百劫修行得來的福報。洞山竟然可以見到三位祖師級的禪師，還可以執侍左右，親聆法音，嫉妒啊！羨煞人啊！

這些祖師沒有叫他打坐、叫他唸佛、叫他觀察身心變化，只要他好好的探索「無情說法」的直指妙諦，就那麼簡單，豎起拂子，打你一棒，稱讚你幾句，都在啟發你啊！要你好好的觀察內心的微妙感受，沒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受！

從這微妙的感受去證驗「本來面目」，需要靈敏的感覺，也需要精密的智慧，你把自己放空了，為什麼還能思考？你以為和自然合一了，為什麼還在法座上談天說地？上天給你的智慧是用來活生生的思考，不是要你把它空轉啊！

你看過雨中的鴨子嗎？牠們豎著一隻腳，半閉著眼睛，靜靜的呆在雨中，什麼也不管，打雷了也不慌，我們不是說「鴨子聽雷」嗎？打雷了，鴨子還是老神在在，無動於衷，牠們的修行工夫多高呀！牠們不是早就與自然合在一起嗎？早就開悟了嗎？

那還不如學學鴨子，何必有禪師法堂呢？

別傻了，不能做主的怎麼樣也不是我們自己呀！



## 十二、唯人自肯方乃親

見性——開悟——大徹大悟——天人合一。

這才是修行的過程，見了本性要肯決祂，以祂為生活的主體，就是悟後起修，才是開悟。修行只是排除那些不是原有的部份，讓它不要主宰我們的生活，所以說「但辦肯心，絕不相賺」，不要再找什麼佛法，不要存有你我他的分別心，原有的才是真實的，最後融入「大圓覺海」，完成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信心銘》說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事了畢。

如果沒有見性，那只好盲修瞎煉，東找西找，漂浮在茫茫人海上，迷失在滾滾紅塵中。最可怕的是找到一個真理，一種信仰，把自己完全融入這個真理、信仰，變成宗教的附屬品，把自己消滅掉了還以為是「無我」，千萬不要被招牌所吸引，不要被神道所困，原本的沒有人類、太陽系、銀河、宇宙，答案是什麼呢？不是很清楚嗎？

修行就是從「生命的覺醒」開始，你不是說：「佛者覺也」嗎？為什麼偏偏不能隨時保持覺醒的心態呢？學學瑞岩師彥禪師，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坐在庭園裡裡的大石頭上，自問自答：「喂！主人公啊！」「是的！是的！」「醒一醒哦！不要被人欺瞞，不要被境所轉哦！」那種聲音非常親切，非常實際，要做到那樣的時時自覺不容易呀！做一個師父應該深深了解責任的重大，事關別人法身慧命的培育，自己有自知之明，也不可讓弟子失明。

南泉、潞山、雲岩從來沒有擺架式，看到年輕的洞山來求法，直言相告，也絕不輕易的印上冬瓜印，要洞山自己從困局中突圍。

我知道你一定在嘀咕：告訴我什麼是見性的覺受，讓我知道什麼是見性，免得未得謂得，空歡喜一場。

我只能告訴你，那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心靈震盪。

《心經》就是描寫這種心靈狀態的，《金剛經》也是描寫這種心靈狀態的。

古德見性偈也透露出這種心靈狀態。

例如坐破七個蒲團的長慶和尚，有一天早上起來，捲起簾子，陽光頓時穿窗灑落，一驚之下開悟了，說：「也大奇，也大奇，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捲起簾來劈口打。」

這種「捲起簾來見天下」就是見性的親切處。

靈雲志勤禪師見桃花而悟道，呈偈：「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句「一見桃花」真是石破天驚啊！那種桃花怒放的景致，令人無限羨慕，剎時在他的心境上劃開了新天地。

香嚴擊竹開悟，說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一擊忘所知」景致明麗，的確是見性的心境。他又說：「聲色外威儀」，雖然入骨三分，但多講了幾句話，又會讓人落入遐想了。

最後，我們再引用虛雲和尚見性所述的偈：「杯子撲落地，響聲鳴歷歷，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委婉中透露真象，有些不明白的人緊咬著「杯子撲落地」就是見性，胡猜瞎摸，真是無奈，要得「虛空粉碎也」，得在杯子落地「碰」的一聲中昇起，才見得真章呢！

總之，開悟偈有文字為證據，是否見性逃不過明眼人的法眼，矇混不得，瞞人不得。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眼的禪師來證明、印可，千萬不可以自以為是。

### 十三、保任

有開悟經驗的都知道悟後起修的重要，禪宗秉承「直指人心」的作略，但特別重視「保任」、「管帶」，也是一般所說的「長養聖胎」。

保任有兩個主題，第一是「萬象叢中獨露身，唯人自肯方乃親」，漸漸的捨掉我、法二執，才能保任，即《心經》所說的「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第二是反省懺悔，捨棄累劫以來無始無明，清除現世的積習，尤其行為思想的錯誤留下來的污垢、業障。有反省能力的人，會愈來愈謙虛，會發現自己過去真的不是個人，這世既然不是好人，過去世也不是好人，所以才落於輪迴的軌轍。

有些人從由衷反省中，突發宿命通，了解過去生是什麼，未來世是什麼，當然就會當下破除所有的我執，慶幸今生得到正法的加持，改頭換面，重新做個真正俯仰無愧的人而邁向解脫道。

保任就是保護與信任這個原本真實的「心」態，古籍稱為「牧牛」。因此，有空暇還要究明什麼是「本來面目」，一旦洞然明白，大事了畢。

典故出自大安向百丈禪師問法：「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牧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人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為山靈祐奉百丈之命，出掌為山，大安和尚就率領眾人上山協助開堂，他曾經這麼說：「我大安在為山三十年，吃為山飯，屙為山屎，不學為山禪，只是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才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

保任是禪宗悟後起修的最重要課題，其餘都是戲論，也就是唯人自肯方乃親，必須讓它「萬象叢中獨露身」。

南泉也說是：「王老師自小養一隻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馬祖道一問他的弟子石鞏慧藏平常怎樣修行，他就說：「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很得馬祖讚賞。

《佛遺教經》最早提出牧牛：「警言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這和前面提到師彥坐在石頭自我提醒，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保任的前題是「知有」，知有必須見性。達摩祖師一葦渡江，被繪影繪聲成為武林高手，武功蓋世，可以一葦渡過長江。那真是太富想像力了！一葦是自性，他隻身飄然到少林寺，傳的是「直指人心」的見性法，並沒有什麼其他法門，不要誤會了。

見性了只有保任的份，有人二、三十年守住一個山頭，有的人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怕的不能「打成一片」，唯恐退失或滲漏，誠惶誠恐的，此外，無一法可立，無一事縈心啊！

用現代的話講，保任就是實踐，即知即行，知行合一，陽明先生講得清楚。這是中國學術界的特點，無論儒家、道家與禪家都講求道體與功夫的一體兩面。功夫就是實踐，實踐是保任，悟後起修的修就是實踐的功夫，儒家的《大學》、《中庸》、《易繫傳》，莊子講「過化存神」，禪家講「我法兩捐」，都是功夫。沒有功夫，道體不顯，那就變成理論而已，這是中國學術界的特點，可惜今人輕忽了，禪道不振這是主要原因，學禪的人忙著找開悟的路，坐死在蒲團上而已，真是盲修瞎煉。

## 十四、三滲漏戒

洞山良价禪師非常重視保任，因為關涉到法身是否成就，絲毫不可大意。

保任最重要的方法是觀心，念起即覺，知非即離，甚至於念將起未起時就察覺到，那就更好。一個自稱修行的人，對自己的念頭都沒有把握，怎麼把握得住威音王前的自己？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

因此，他首倡三種滲漏，一方面可檢查自己的滲漏，也可檢驗別人的滲漏，他明白的說：「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

第一種人喜歡搬經弄典，句句有出處，出於哪部經哪部論，滔滔不絕，完全違背了宗門的旨趣。宗下門客唯以覺受共享，不鑽經典，蓋入理而不返，墮在義海浮沉。須具一隻眼，能夠轉位。

第二種人因執成性是非分明，這對那錯，條縷分析，落入信仰的盲點，以己意為宗，強烈的批評別人的論點。這是表面意識主宰思想行為的特徵，讀書人的大毛病。當注意句句離卻二邊，不滯情境，才有出身之路。

第三種人可謂理論專家，論佛法一把罩，滔滔不絕，禪門如何，淨土如何，密續怎樣，天台怎樣，看來樣樣精通，卻不能一門深入。論禪則言必歸於空、放下，以博得信眾的喝采，口講公案，委婉曲折，奇峰突起，贏得一片掌聲，信眾卻無受用，弟子也不能開悟。當機暗昧，宗旨不圓，要知無言顯有言，有言而顯無言，才能妙諦圓轉。

這三種滲漏可驗人，也可以驗己。

其實，宗門高德，法相莊嚴，只要一親近，會讓我們從心臆中升起一股灼熱感，臉色紅潤，生命力增強，一觸接即有這種殊勝的感覺，因為「般若如大火聚」，高德的摩訶般若有如太陽，散發著慈悲的光芒，自然喚醒我們凡夫久沉的般若智慧。

如果是一個吾我不斷，有意無意間標榜自己成就的，那他的傲氣與執著很深，這種人你避之唯恐太遲，若想接近他，可能連自己也沉淪了。而

如果一接近的，會讓你感覺不安，甚至內心產生恐懼、畏縮、身體發涼等等那就不妙了，能避開就避開吧！



## 十五、五位君臣頌

〈五位君臣頌〉是洞山禪師對後輩於行道、接機及自我檢討上的建議，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他的高徒曹山本寂曾經對此頌分析：「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

除了曹山，歷代對〈君臣頌〉發言甚多，如果要去研讀，可能花費很多光陰，而且一個沒有見性開悟的人，根本把握不住什麼是君，就像一個人失去中心價值，未免顧此失彼，不能妙入真諦，還是愈看愈昏昧。

筆者見識未臻堂奧，僅就淺見對此頌略為說明：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說的是一位初見性的人，有時出現本性，有時失掉本性，進進退退，這因為我們的舊有習性、觀念、經驗等等，不時會浮上心頭，就落入未見性前的模式了。無論如何，要強力讓這本性的君王，恢復到本位去主宰凡心（偏位）的蠢動。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右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人的常情是「依稀古調才堪彈，又被風吹別調中」，世事人情無時不羈絆我們的進德修業，如何既出世又入世，即淑世又超世，在在考驗著我們的智慧，真心即本心，不可迷頭認影而沉淪。

「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闡發至道，接機應對，只能對上上根器，否則徒勞無功。所以慎選弟子是必要的，而對他啟發時也只能說出八成或九成，絕對不能十成披露，才不會絕斷他的悟緣。唐時禪風最盛，一投足、一舉手、片言隻語，都可以讓學人開悟，這樣最棒。不得已，放寬尺度，接引之際，十成說滿，那弟子就添滿道理，死於句下，阻截了悟緣，壞人法身成就，這也是大罪。

「兼中至：兩邊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裡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這兩

頌是給修行進度深，般若智慧已經有把握的人做參考的，因為「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明眼人對明眼人，光光相照，鏡鏡相映，有什麼可討論的？倒不如把手飲酒去，相攜登山觀雲去，天天是好日子去，時時是好念頭去。在無為中自然散發般若光芒，為這世界帶來祥和，這就是和光同塵，殊勝的法供養。



## 十六、事如春夢了無痕

最後我們看看〈寶鏡三昧歌〉。

曹山本寂辭去，洞山做此頌贈他，因為「吾在雲岩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語重心長。

此頌的標題就是直接付囑，因為禪宗講禪定三昧，是和一般的禪定不同的。各門各宗都有三昧禪定，外道也有四禪八定，非常詳細。

但各宗的禪定三昧都以打坐為主，從禪坐中體會心法，例如天台宗推進到九次第定，而密宗另有拙火定、大手印等以開導各類根器。

「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眾生根器八萬四千種，隨著個別根器選擇個別法門，有點像現在所強調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根本上只有對機不對機，沒有高下的差別。

無如人性喜歡吹牛，自然以自非他，把其他的法門視為次級品，爭論迭起，不知道一門深入，好好耕耘，縱然說得天花亂墜，有成就的人仍然少之又少，什麼「即身成佛」、「不歷僧祇獲法身」、「上等上品」都是少數又極少數的成就者。我們都是輪迴幾世的凡夫眾生，一門深入都要多少劫的磨鍊，要想一生成就是難如登天，抱著這種謙卑的心情一門深入，那有多餘的時間去論法門？

禪宗講禪定，要以《六祖壇經》為本。

洞山良价禪師是曹溪子孫，透徹的是祖師禪，是中華禪，根源於六祖一脈的心法。

禪宗的禪定在《壇經》的〈定慧品〉、〈坐禪品〉兩品有專門的講述，其他各品也有略提，我們擇要錄於下：

「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這是行動中的禪定，不是坐在蒲團上的禪定。

有些人看到某師在福建鼓山上打坐，一坐七十天，後來被弘一師以磬聲敲醒，稱為大定，極為讚揚；又如某師在曼谷一坐九天，驚動佛界，嘆為稀有。這種禪坐殊勝，令人佩服，但這不是禪宗的禪定。

禪宗的禪定是離執禪定，是無執禪定，沒有任何身心掛礙而自然出現的禪定，這在《心經》稱為「觀自在」。有何根據？

《華嚴經》頌曰：「世間種種法，一切皆如幻，若能如是知，是心無所動」，一個人在花花世界中，有點如醉如夢的感覺，一切不動搖心性，也是醉菩提三昧，有點微醺的感覺，所以「一切無有真，不可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達到《金剛經》所講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的禪定境界。

《首楞嚴經》偈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後翳根除，塵緣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界，猶如夢中事」，這是多麼殊勝的如幻三摩地。

六祖又說：「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一般以戒定慧為三無漏學，循序漸進，因戒而得定，因定而發慧，有次第的，固然也不錯。但禪宗是頓法，定慧等持的，一見性開悟，正受正見一起來，不是分開的，也不可能分開。

在一超直入如來地中，「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在人潮洶湧的街道上，猶如一人獨步獨行，不與萬法為侶，永嘉大師也說：「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常遊涅槃路。」

百丈懷海的上堂句也是說此境界：「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我們引用這些經偈與六祖心要，來指出寶鏡三昧的原本面貌，如果以一般的禪定來看這個頌是看不懂的。禪宗的禪定是摩訶般若常照，靈光常顯現，有如寶鏡，隨物顯形，無有不定之時，身去身來本三昧。

所以洞山在〈寶鏡三昧歌〉最後強調：「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 附錄

### 甲、寶鏡三昧歌

如是之法 佛祖密付 汝今得之 宜善保護  
銀盃盛雪 明月藏鷺 類之弗齊 混則知處  
意不在言 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 差落顧佇  
背觸俱非 如大火聚 但屬形文彩 即屬染污  
夜半正明 天曉不露 為物作則 用拔諸苦  
雖非有為 不是無語 如臨寶鏡 形影相睹  
汝不是渠 渠正是汝 如世嬰兒 五相完具  
不去不來 不起不住 婆婆和和 有句無句  
終不得物 語未正故 重離六爻 偏正回互  
疊而為三 變盡成五 如荳草味 如金剛杵  
正中妙挾 敲唱雙舉 通宗通途 挾帶挾路  
錯然則吉 不可犯忤 天真而妙 不屬迷悟  
因緣時節 寂然昭著 細入無間 大絕方所  
毫忽之差 不應律呂 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 即是規矩 宗通趣極 真常流注  
外寂中搖 繫駒伏鼠 先聖悲之 為法檀度  
隨其顛倒 以縑為素 顛倒想滅 肯心自許  
要合古轍 請觀前古 佛道垂成 十劫觀樹  
如虎之缺 如馬之鼻 以有下劣 寶几珍御  
以有驚異 驚奴白牯 羿以巧力 射中百步  
箭鋒相值 巧力何預 木人方歌 石女起舞

非情識到 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 子順於父  
不順非孝 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 如愚若魯  
但能相續 名主中主。

## 乙、功勳五位頌

一、聖主由來法帝堯 御人以禮曲龍腰

有時鬧市頭邊過 到處文明賀聖朝

二、淨洗濃粧為阿誰 子規聲裡勸人歸

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三、枯木花開劫外春 倒騎玉象趁麒麟

而今高隱千峰外 月皎風清好日辰

四、眾生諸佛不相侵 山自高兮水自深

萬別千差明底事 鷓鴣啼處百花新

五、頭角纔生已不堪 擬心求佛好羞慚

迢迢空劫無人識 肯向南詢五十三

## 註釋

〈寶鏡三昧歌〉係就悟後起修的保任功夫，做了詳細的說明，基本的態度是：「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污染。」提醒我們不可落入相對概念，尋繹道理。因為禪宗的起點是頓悟，即是見性；既然見性了，

發現根本了，找那些道理的枝葉有何益處？

見性之後，注意「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要好好的保護它、信任它，猶如對待初生的嬰兒般，呵護他、保養他。一落相對概念，就失去了。所以古人見性之後，常常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潛行密用，猶恐被人干擾，才能「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作則，用拔諸苦」。

這個前提下洞山師父提出〈五位君臣頌〉，主旨就在加強保任，此頌源於「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荳草味，如金剛杵」。

重離卦是兩個離火卦☲。我們將第二、三、四爻抽出即成巽卦☴，第五、四、三爻抽出即成兌卦☱，這就是疊而為三。上兌下巽又成一卦，即大過；下兌上巽，另成中孚，這就是變盡成五。

分別即是兼中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其實就是碰到任何情況，待人接物，都要以這個自性、真我當家作主，因為「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如此保任，「宗通趣極，真常流注」。

易經的道理真是「錯綜」複雜。

錯卦是將卦倒掛來演化，綜卦談的是交互作用。

這裡談交互作用。第二爻上連到第四爻，下面勾到上面去稱為「互」，第五爻下連到第三爻，上面交到下面來稱為「交」，一交一互，卦的縱深內涵產生變化，自成一卦。這是上面所說的重離六爻，經過交互作用，產生了大過與中孚。

有趣的是重離、大過、中孚都是絕對的卦。六十四卦中只有上三卦及乾、坤、坎、離、小過等八卦是絕對的卦，掛起來看，倒過來看都是一樣。

倒過來的會產生變化的是相對的卦，例如乾卦☰，倒過來還是乾卦。把第一爻變了一下就成為姤卦☴，把姤卦倒過來就成☱，是兌卦，這就是「錯綜」複雜。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怎麼變都獲得絕對的卦。這個絕對的理，在錯綜複雜中不能丟的，豈不是「如荳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嗎？說穿了就是「自性」。

文字用來傳道、解惑，如果涉入莫測的玄理，反而讓人陷入文字障中梳爬不出來，變成了文字遊戲。禪是直指，這是雲岩玄風而非洞山宗旨，洞山宗旨很簡捷：「渠正是我」而已！五位借來逼出最上一位。

洞山師父老婆心切，最後點出：「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譬喻非常神妙，而「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即禪宗所謂「打成一片」，現代語稱為「人格化」，法即生命，生命即法。也是洞山的弟子曹山所說的「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唯此一位最妙最玄。」父子唱和，大揚禪風

這是洞山師父感覺到徹悟非常困難，深憂學人悟後保任功夫不得力，得少為足，未免以盲引盲，絕滅佛種而重複叮嚀再叮嚀的真實語言。

洞曹宗能夠與臨濟宗並驅，至今仍享盛譽，主要的是開山祖師洞山師父悟道過程極為認真而親切，悟道偈也直述心懷，當場說出，毫無隱晦，並且將悟後起修的保任列為首要課題，借各種場合提攜、勉勵，恐怕後人落於半途，讀之令人感激而落淚。無如後人缺少了像曹山慧寂、雲居道膺這樣器識的人才，難免又陷入「只管打坐」、「照而默、默而照」的小境界，禪風衰微，欲振乏力，良可痛惜。

〈五位君臣頌〉迂回曲折，不容易懂，所以容易引起文義的爭論與探索，耗神費力，其實只要回歸到一個焦點：「保任而已」。

論簡易，有一個僧人問師：「和尚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什麼是行鳥道？」山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只如此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曰：「你因什麼自我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曰：「若不顛倒，卻認奴作郎去？」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山曰：「不行鳥道。」簡潔明白，容易實行。

上述的不逢一人就是離執禪定，足下無私去就是不二法門，所謂諸佛常行空寂路。關鍵是「本來面目」，根本就是那個「唯我獨尊」的，是行鳥道亦不是行鳥道矣！所以保任純熟，保任即非保任，行而不行，不行而行。（以上請參閱宋〈寂音慧洪禪師語錄〉、明末清初湛愚老人《心燈錄》、民初黃益毅先生《禪宗五枝派別述略》、南懷瑾居士《易經雜說》、耕雲老師〈普明禪師牧牛圖頌釋義〉）

又註：保任而趨向圓滿，是一段非常辛苦而踏實的過程，學人會由量變而質變，有脫胎換骨的實際受用，而登峰造極的本地風光更是殊勝難言，耕雲老師在〈普明禪師牧牛圖頌釋義〉有精闢的分析，歡迎索取參閱。



## 十七、無情說法是密法

佛陀的心法稱為密法。

密不是秘密或神祕，是隱藏的意思。「密在形山」，所謂摩訶般若、實相、自性、本心……就在我們內心中，微妙難言，又無形相，所以稱為密，絕對不是神祕、玄祕。

佛法是有效的引導開發，證入這個心的方法，五祖向六祖說：「佛佛唯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心外無法；證悟的人也只是發現了這個事實，衣珠原來在自己衣裝中，沒有丟失，才肯爽快的就路還鄉。

鈴木大拙稱為「還原」，教內稱為「舊佛新成」，禪宗直稱「本來面目」或「威音王那畔」，現代物理學者叫著「大爆炸之前」。

所以不要把佛教當著神祕的宗教，祖師大德跟隨佛陀的腳跡，勇於探索，勇於承當的就是這麼偉大的心智活動。試問：當我們發現萬事萬物和我們的生命基點完全相同，充滿了生機活潑的泉源，我們還會在乎這個世界所呈現的現象嗎？我們還會在乎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苦難嗎？

當然，探索的道路隱晦不明，既然是心智之旅，絕對不可以在我們的心智蒙上各種顏色的紗罩，喪失了清明的靈敏。切記不要蒙上任何神祕的面紗，也不要相信含有迷信的言說，孟子不是說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心智之旅是大丈夫的事業，不是小德小慧的人可以輕易踏上的。

密法分有相密法及無相密法。

顯教除了禪宗都是有相密法，藏密及東密也都是有相密法，他們重視儀軌、手印、大禮拜、觀想，又是念咒又是相應的入我我入，非常殊勝。

但是最上密法，無論大手印或無上瑜伽，都沒有這儀式，直接授受，和禪宗相同。所以禪宗是唯一保持著無相密法的心法，諾那祖師才會說：「禪是無上密。」

諾那祖師是紅教大成就者，抗戰前將藏密傳到中原，打破漢藏各執一見的隔閡。有一次在上海舉行灌頂，莫正熹居士被他堂兄拉去參加，在一片喃喃心咒中，輪到他上前接受灌頂，他只覺得諾那祖師兩眼炯炯有神的看著他，一時心身起了變化，獲得殊勝的不思議境界。

後來，他將這種心境參閱《楞嚴經》，突然都明白起來了，諾那祖師曾說：「每一部經典的文字，大家都看得懂，但覺受的深淺都不一樣。」他現在只將心上的覺受去印證經文，每一個字都說到心坎上，高興得不得了。

後來，他就將《楞嚴經》以自印證的心得譯成白話文，廣泛流通。

這不是無相密法嗎？

抗戰時，另一位紅教的樂刺活佛到成都傳法，弟子胡跪等上師授法，跪得骨痛腰酸，再三懇求，他才登座，卻半晌無語，最後突然舉板拍案，劈聲未歇，他已經下座去了。

大眾目瞪口呆，再三請示，他又登座說：「最高之法已傳，你們智劣不及，不能怪誰。但是大家既然有誠意求法，只好傳大家第二義諦：『我即是佛，一切不管。』」迅即下座。

弟子還是滿頭霧水，茫然無措，趕快再三叩頭。

上師只好上座，說：「末法時期，傳大法難之又難，不得已，就傳各位金剛薩埵，此法比較可以領會。」

金剛薩埵法是藏密最普遍的有相密法，可以在密教壇城學得到，但也要看師父是否得法，不然也是有相無法。

這些作略不像禪宗嗎？

我們看看《六祖法寶壇經》的一則故事，方辯特地到曹溪拜謁六祖，那時剛好在溪旁浣衣，方辯前往施禮，六祖問他專長，他答善塑。塑成呈給六祖，六祖摩其頂並祝福方辯：「永為人天福田。」這是無上灌頂，不著痕跡的密法。

無情說法是密法。

無情怎麼能說法？

這在近代科學的發明上，處處證明了無情說法的啟發，人類觀察自然界的現象，運用心智的活動而寫下了很多的科學定律、定理，不都是無情說法的實證嗎？

希臘時代的阿基米德先生，在泡澡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排出的水量與體重成正比，而寫下了阿基米德定律。三國時代有人送一隻象給曹操，無法確定重量，子曹沖命人將象趕進一條船，將船緣的水平線做了記號，又將象牽出船外，另裝石塊入船，獲得相同水平線的石塊量，再將船中的石塊取出分秤，即得象的重量。

二個人的發現是相同的，但阿基米德先生把現象歸納為定律，對造船的原理幫助很大，後來以鐵造船也變成可能。我們中國人只欣賞了曹沖的頭腦聰明，沒有把它轉化成科學定律，只能造木船，不能延伸到造鐵船，錯認鐵船是不可能的幻想。

這是有趣的軼聞，表示東西方對事物觀測的心智差異。但這是無情說法的證明，心智活動的面向問題。

西方人將心智的觀測集中在事物的關係上，從中尋找出現象界的規則，牛頓被蘋果打到頭，立刻分析彼此的關係而發現了驚天動地的牛頓天體運動定律，使人類的心智運動蓬勃發展。

東方人將心智活動集中在心靈的覺受上，在內心建立一個與外界對立的宇宙，謀求兩個宇宙的和諧。中國人原本比較寬鬆的心智活動，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漸漸走向內斂的心靈探索，禪宗是明顯的傾向。

開啟這個內心探索的是佛教開創者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摒除所有的雜念，集中心智研究人與宇宙的和諧關係時，因目睹明星而開悟，被稱為撥開人天眼目，在祂講述《金剛經》時，將其中的微妙關係以當時語言闡發，我們可以將現代物理學來驗證。而關於生命輪迴的現象，我們現在仍然很難找出它的可能性，雖然這個世界也的確發生過靈魂借殼重生的例子，而輪迴如果是事實，對全人類的倫理秩序可能是掀天的翻轉。

問題是：什麼叫做開悟？

是否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呢？我們通常會從繁雜中釐出核心的答案，而答案應該非常簡單，簡單得像  $1+1=2$  那樣明確。

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宗教界卻一直保持著神祕的態度，把它變成模糊的玄學，就習慣於科學條理分明的現代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偏偏大部分的人會降低理性，喜歡用情緒的語言來描述，當您獲得一種朦朧的答案時，暫時的在心理上呈現恍惚的美，也許不太明確的答案，具有誘導幻想的力量吧！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有名氣的禪師說：「放鬆的只管身體，清楚知道身體在哪裡，但是，它沒有給你負擔及感覺，……而周遭之環境如同你身體的一部分……很自然的跟你的身體在一起……向內觀照，內心無限的深遠，向外觀照，外境無窮的廣大。環境在，身體在，但是自己已經不在……整個宇宙都是自己……沒有時間、空間，沒有自我、對象，心念不動，但是歷歷分明。心中無物、無相，但是明淨靈活，此時，就是默而常照，照而常默；默中有照，照中有默，到了這個層次便是大開悟。」

我以為他在描述科幻小說，但的確不是，他要你與自然合在一起，自然是你身體的一部分，那種空想會把自己無限的膨脹，像氣球？或像一陣風？他又認真的說：「心念不動，但歷歷分明」，我猜他真的做到了吃飯時，不覺得有米飯的存在、有菜的存在，但歷歷分明知道吞下菜、吃飽飯。當他洗碗的時候，沒有動念，只有歷歷的水龍頭流下來的流水聲，動作一定很優美，他一定不在洗碗盤，他在洗一片心。多美啊！

但是你有生命嗎？有生命就有呼有吸，有生命就有思想，就有判斷、取捨，然後會有動作，舉步是動作，講法也是動作，可能誤會了那句話「一念不生全體現」的意思了，一念一念的剎那是沒有生滅的呀！張拙秀才發現了那個「一念不生」的真象，才快樂說出「全體現」，生命的真面貌，原來都那麼生機蓬勃呀！現實的世界裡怎麼會是一念不生呢？

這是玄學啊！

一念不生是宇宙的真象。

一念不生是法身，寂光常照。

一念不生，所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一念不生就是「諸法如義」。

一念不生就是「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這是佛法最重要的論點。六祖於〈機緣品〉向志道說：「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

量子論學者說：「這世界是量子世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物理學家看到宇宙的現象，而禪的成就者看到的是宇宙的真象；現象論形成科學，真象論變成生命學，這是關鍵性的問題。

禪家的開悟只是豁然這個真象。

生死問題是宗教的根本問題。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浪淘盡多少英雄人物？歷史有英雄人物，宇宙間沒有英雄人物，人的出生與死亡都是萬事萬物宿命的現象，生住異滅才是正常，在這生滅現象中你尋找到不生不滅的嗎？這是禪家的核心問題。

六祖的答案已經那麼清楚，我們再引一位大成就者耕雲老師的詮釋：「若能把捉住這五千分之一秒的『剎那』，便能當下還得本心。試問：剎那間你能起得什麼念？還有相續否？便知剎那剎那……即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獲得問題的核心才覺得安穩，核心問題的解答永遠是非常簡單的，不要玄學化也不要複雜化。

1999年美國物理學會為了慶祝成立100週年，聘請威爾切克（Frank Wilczek）撰寫量子場論的部分，他自己期盼對於這個龐大而又困難的學問，能夠寫出一些「精煉、新鮮、有意義」的東西，於是拜訪了他的老師崔曼（Sam Treiman），崔曼向他建議：「想想，從量子場論學到的東西，有什麼是個別在量子力學以及古典場論中學不到的？」

兩人就此腦力激盪，獲得一個非常棒的結論：量子場論解釋了為何自然界中的基本粒子，只有少數幾種固定的式樣。例如宇宙間一切的電子都有完全相同的性質，一切的光子也是如此。

他得意的說：「場論教科書並沒有明白指出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

當我找到答案，還有些訝異呢！」嗣後他將這個問題問過數百位物理學家，最後碰上戴森 (Freeman Dyson)，戴森立刻回答：「那當然就是所有的電子都是一樣的。」

每個物理系學生都會在量子力學課中，學到一切電子都是所謂的「全同粒子」，任何兩個電子的性質百分之百一樣，是完全不可區分的。

但是量子力學無法解釋這項極重要的知識，只有在量子場論中，才會學到將所有電子看待成是單一個「電子量子場」的激發態；同樣的，所有的光子都是「光量子場」的激發態，所有的頂夸克都是「頂夸克量子場」的激發態等。

既然，一切電子都來自於同一個量子場，他們當然具有相同的特性。  
(威爾切克在 2004 年與他人共獲諾貝爾物理獎)

這個量子場論的發想是非常的跳脫式的思維，那是禪學的特點。而他的結論隱隱的點出了生命的共相，如果人是一個光子體，你會怎樣解釋生命呢？

憨山和尚說：「豈不聞〈法界觀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心內真如還徧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然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然了悟，是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古德示眾云：『大家見麼？即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裡 覓長安耶？」

放光動地是心光的強烈波動，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光子體。試問，一切秩序性的思維、學問的研究步驟、科技的發明程序……，哪一樣不是這個「心光」所產生的結果？

甚至於是非判斷、趨吉避凶……，哪一樣又不是我們具有的「心光」的作用？

每天這樣放光動地的協同我們生活，豈可視而不見？

我們很容易思維，思維變成人類心理的常態，但很少在自然界的對應中找到生命的真象，我們很容易的以為思維、意識就是我們的生命。

但是，為什麼悉達多太子會因無情的明星而悟道？後來又有許多的成就者也因無情而悟道，熟悉的故事太多了：香巖擊竹、靈雲見桃花、瀉山見星火、圓悟聞雞叫、洞山睹水影、郁山主跌了一跤、臨濟三頓棒、德山滅燭……都在一瞬間捕捉到了「剎那剎那無有生相，剎那剎那無有滅相」的生命真象，他的身體也同時有一種不同反應，你還記得戴森的話嗎？「所有的電子都一樣」，所有的生命呢？哪一點是一樣的呢？

如果你肯費時間來自己問自己：還沒有出生前，你在哪裡？還沒有人類之前，你在哪裡？還沒有宇宙之前，你在哪裡？一定有一個答案。那個答案讓你內心裡湧起壯大的震撼，然後，你才會完全相信虛雲和尚「杯子撲落地，虛空粉碎也」的感嘆。有人以為那是什麼都放下，連虛空也沒有了，自己和虛空完全混同了。那是錯的，杯子落地砰的一聲，真是驚天動地呀！和香巖揚瓦擊竹時的一聲完全相同，和靈雲萬般蕭索中看到桃花那樣燦爛，撲面的擊碎了三十年來尋劍客的夢境也完全相同啊！

## 十八、禪宗使佛教更圓滿

很多人不了解世尊最後必須舉揚禪宗深意。

世尊悟道後直敘心懷，這是從宗入教，將他的親證與覺受化為語言向人說明，將這些言教記錄下來才是經典。世尊離開這個世界，我們只能從研習經典而體會正法，由正法而得證「佛心」。

問題是，有了文字，我們就陷入義理的追繹，大家的認知與體會受到個別差異、經驗邏輯等的影響，歧義就不能免了，大部份的人泥跡失神了，證不了「佛心」，反而言論盈庭，論議風發，把教義當著學問了。

禪宗就是要突破這種困境而發揚出來的，這樣才可以圓滿地詮釋世尊的本懷——證得摩訶般若。證得般若，以真實的覺受印證經典，才能明白世尊的密意。

禪宗跳開文字義理的繁瑣，直指人心，在文字外別立方便，這是教外別傳。

教外別傳不是在經典之外再成立一套道理。只是單純的直指，沒有邏輯的羈絆也沒有迂曲的糾纏不清，是開門見山地說開了。太明白了，太簡單了。

說法有直說，有曲說。禪宗重直說，這是秉承佈大的教言：「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無明執著不能證得。」

佈大毫無避諱，開宗明義，大膽道破。臨濟祖師也一再的說：無位真人出入面目。洞山祖師為了縮短學人學法的時間，也這麼直說：「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個人意，一老一不老。」

「頭角才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閒過日。」

上堂說法時，直說直破，很多人「坐脫立亡」，例如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請問話僧人出列，師令侍者拿三兩香末來贈與，這位僧人拂袖而退，即刻省發，捨他的衣資設齋，三年後辭師，就衣鉢下坐化。

有個僧人身體罹病，師去探望，僧人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問：「你是什麼人家男女？」答：「我是大闡提男女。」師沉默良久，僧追問：「四山相隔時如何？」這是正題，師答：「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問：「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請問：「教我向什麼處去？」師曰：「種粟田裡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

像這樣直截引導的手段，也得學人有那麼高明的覺性，即覺即信守，洵至全身融入。不然怎麼能夠破除他們累劫的困惑。

利用燈熄夜參，又以開燈的手段讓問話的僧人不落陰境，再加獎賞，即刻完成了法的傳承，這不是直指嗎？另一個僧人病得嚴重了，懷疑自己的大闡提惡的習性未改，難免惡報，洞山只以「我也借人家蓋起的屋簷走過來的，要走就走，粟田和佛土無二無別」，這位僧人就體會到了，全身融入了，要走就走，沒有掛礙流連，不是直指嗎？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禪宗的特色，也是禪門的精華，直指中的直指以「傳心」最可貴，是禪的真血脈。唐宋時尚有這般禪師，以後少之又少了。這是佈大拈花，迦葉微笑的傳承，但沒有絕跡，只是罕見，碰到了是大福報，但能否「信受奉行」就難說了。

洞山的直指是第二層的直指，直搗學人的心坎，當下疑慮全消，學人根器要夠，不然抓不住準頭，不免當面錯過。

唐宋以後，這些直指也難逢盛緣了，大慧宗杲禪師又倡導「看話頭」來彌補。只要看看《續指月錄》，就知道元朝以後，維繫禪門命脈的就這一法門了。現在能夠重現這個法門的除了虛雲和尚、袁煥仙居士外也沒有了。

有的人主張明朝是禪宗的中興，比唐宋有進步，有新氣象，甚至把默照禪拱為高級禪，又誇讚日本龍澤寺派的禪師多高明，創立禪佛教，其方法融會了曹洞、臨濟兩家之長，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禪法，意謂禪宗只能見於日本了。他們把打坐和參話頭合在一起，是打坐還是參話頭？賓主難分，對參話頭似乎認識有限。

這都是因為現代的禪師、居士，沒有見性經驗，只能企圖從文字堆裡撈個寶貝，把文字禪看來看去而已。這種風氣在日本特別濃厚，所以學者可以談禪，和尚可以既打坐又看話頭，真應了黃檗長老的感慨：「大唐國裡不是沒有禪，只是沒有禪師！」



## 十九、最後的叮嚀

洞山禪師在辭世之前，有三件事值得我們細心體會。

第一件事是遺囑：「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裡步。」禪門子弟重視尋回那顆生命的源頭——摩訶般若而已，什麼佛理、教理、坐禪、觀身等等都是黃葉止啼。

第二件事，臨終前他派一個小沙彌向弟子雲居道膺和尚問候，交代說：「道膺如果提起師父的現況，只說師父常嘆：『雲岩路相次絕也。』」小沙彌到了雲居山傳話未畢，卻被道膺打了一棒，狼狽而回。洞山反而哈哈大笑，這一棒可以上報雲岩師父了，而洞山宗旨果然有傳人了。

這種法脈的傳承，透肉透骨都是禪宗的「直指」，而且一經驗證，馬上把棒子交給弟子，將「法王」禪讓出來，不再傳法。

當風驗證，快如閃電；而禪亦疾如山風，來得疾，去得快，傳法已畢只在禪寺後方蓋個草舍安居了，退隱的身段極為漂亮。而繼承法脈的人也沒有世俗的做作，只在一棒一喝中，展現法王的氣度，所謂當仁不讓，龍就是龍，象就是象，絕塵而來，絕塵而去。

第三件事，剃髮澡身，聲鐘辭眾，儼然坐化。但眾弟子偏偏號啕大哭，整天哀傷。師父突然又開眼斥眾：「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還不如辦愚痴齋，好聚好散。」

七天後，大眾會齋，食畢，即勸大眾：「僧眾要學無事，臨行之際，勿須喧天動情。」就回歸方丈室，端坐長往，來去自如，功德殊勝。

《聖經》是記載耶穌聖人被釘死十字架，七天後復活的事跡，大家就把他列為外太空人研究。其實，這是他們的光子體在三次元世界與其他次元世界的現象。

我們這個地球上的肉體，是生物化學產物，充分表現了三次元空間的生命現象，但生命的統合能力是超乎這個三次元世間的，情愛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痴暈，完全超乎三次元空間所能規範的。

那麼是否有其他不一樣的額外空間呢？不然這些聖哲是怎樣突破生死現象的空隧道呢？

美國哈佛大學物理學家麗莎·藍道爾卻大膽的提出革命性的假設：「我認為地球上存在著第五度空間等其他維度。如果這個假設正確，那麼其他空間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甚至可說近在咫尺。只是他們隱藏得很好，所以我們看不到而已。」這段話出現在她 2007 年在日本東京大學的講演，讓國際物理學界大為震驚。

佛教的十法界描寫的就是不同次元的宇宙，而且這宇宙的進出，當然不能依賴我們這個三度空間的肉體，祂們一直在提出一個元素——般若，可以自由進出這些額外空間。

一個證道者洞悉宇宙的奧義，實證超出肉體的次元存在，可以在娑世中出世，心靈自在悠遊，那是《心經》所讚頌的摩訶般若，是萬事萬物的原始生命。



## 第二篇 打開心窗迎向光明

一、開悟只是打開了心窗 p57

二、禪道發展的前期 p61

三、分流競奔 p66

四、正確認識禪宗 p71

五、直指人心即見性成佛 p73

六、傳心是直指中的直指 p75

七、這顆心不能丟掉 p77

八、參公案要觀心才受用 p80

九、東山水上行 p83

十、南宋禪宗已綻衰相 p85

十一、參話頭是悟道正流 p87

十二、禪宗的法脈是直指 p89

十三、六祖出世破愚迷 p91

十四、夜讀壇經不知曉 p93

十五、射日塔 p97

十六、迴響 p99

結語 p101

## 一、開悟只是打開了心窗

其實，開悟就是打開「心窗」。

《心經》原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玄奘大師以他的實證經驗，大膽的加個心字，真是畫龍點睛，就是為了避免後人在文字上轉不出頭緒，把握不了重點。

但是現在的人好下定義，又回鍋的注解為：「離此岸登彼岸的大智慧」。你說對不對？只能說不錯。問題是他們又把大智慧解釋為無有邊際的智慧，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讓人誤以為開悟的人，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萬能博士，可以談藝術建築、企業經營，也懂得治國之道，是智慧的上師，那就大錯特錯了！禪是生命之學，證者可以獲得心身的解脫自在，不可能培養出無所不知的「超博士」，這是迷思，應該揚棄。

這些學問和「大智慧」沒有關係，兩碼子事。這是世智辯聰，都是人類群體意識造成的意識流，形成一股龐然的思潮、流行風與錢潮，它無形中驅趕著人類走向不可測度的未來，雖然鑑往知今，可以做為預測未來的基礎，但那絕對不是修行人應該著墨的課題，留給卜筮風水之流或未來學家可以了。

佈大是大導師、大開悟者。請問他的祖國被消滅了，佈大又能如何？國家被消滅了，人民淪為賤民，二千多年來釋迦族一直是賤民，種姓制度下的犧牲品。

禪宗二祖最後被殺，棄屍街道；明朝有一個紫柏真可師父，被皇帝捉到天牢，第二天要審問，他懶得答辯，當夜坐脫。

文天祥、史可法都是文人，國難發生，他們親自帶兵抵抗敵人，至死不屈，視死如歸。諸位呀，視死如歸不簡單的，心窗沒開的人做不到的。

心窗開了，我們本有的尊貴的「摩訶般若」自然顯現了。摩訶般若顯現了，就是「無眼耳鼻舌身意……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一個「無智亦無得」的人，怎麼可能什麼都懂？上帝不能生兒育女，

佈大也開辦不了大寺院，都是大富翁發心的。唐朝的韓愈重儒輕佛，被貶到潮州時，和大顛和尚時相往返。有一天請問大顛佛法精要，大顛據座不言，韓罔測高深，侍者三平開口：「師父說：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愈起身拜謝。

大家就大肆渲染，說什麼大顛有智慧，真是莫名其妙。大顛被問佛法精要，坐著不言，這是「實話」，只要安祥、喜悅、感恩，流露著生命的本真就好了，三平急中生智才代為一答：「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凡事臨頭必先把心冷靜下來，然後客觀思考，研判而後才下結論，就不會出錯。道理平常，儘出中庸之道，大家卻把這則故事渲染得大顛智慧多高，就有點失真了。

這些都因為武俠小說的渲染，認為武林高手盡在方外人士，什麼道士、和尚身上，甚至什麼神功醫病啦、洗髓換骨啦，看了一笑置之，千萬不要著迷。

摩訶般若就是原創生命，本來如此、始終如一的純生命，是萬事萬物的生命共同基因。

水性濕，流水、冰塊、水蒸氣的根本濕性不會失掉，雖然形狀變了；火性熱，沒有不熱的火，那麼生命的共同屬性是什麼呢？有那麼共同的生命基因，找出來就是開心窗。

再說我們的原創生命並非來自父母，因為父母之前有無數的父母，而且沒有人類之前當然也沒有所謂父母子女，但生命不失，只是形式不同，不然人類怎麼可以從無生命中創造生命呢？

最近有一批科學家宣稱，在 3-10 年內，就會完成「濕人工生命 (wet artificial life)」，模擬地球的生物化學狀態產生人造生命，這是革命性突破，我們樂觀其成。但這只是三次元空間的生命現象，不要就斷定為原創生命，依靠這具原子細胞構成的身體，沒有辦法縱橫於外太空的。」

生命的品質會以不同的顏色表現在這具肉體上。

所謂品質指的是心靈狀態之高下優劣。例如我們生氣的時候，心的源頭發出陣陣的波動，讓我們的身體不能穩定，心的光譜交叉著紅色與藍色的光芒了；當我們憂愁的時候，心胸悶悶的壓著一塊石頭似的，身體會閃爍著銀灰色的光芒。而精神煥發的人，給我們一個喜悅的表情……最可貴的是謙虛而飽滿的黃金色光芒，讓我們樂於接近，樂於貼著不走呢！

這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嗎？

我們都知道陽光可透過光譜分析成七種顏色，各種顏色調出更多更多的色彩，豐富的色系代表了八萬四千種眾生的心態呢！

把這種顏色加上速度的混轉，竟然出現了黃金色的陽光，滋潤了大地上的一切生物。

想一想吧，為什麼《聖經》提到上帝或先知的時候，完全沒有形相，只有光，一片光？為什麼佛像的背面，會繪上舟形背光？因為黃金色的陽光是生命的原態散發出來的生命之能啊！

聖玄奘將「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簡稱為「心」，只要用這顆心去體會經意，提昇心靈的品質，就會開啟我們的心窗，點燃我們的心燈呢！

道理就這麼清晰而簡單。

你將所有聖人的言說，做一個最簡要的歸納，答案是「心」而已。無論佈大、耶穌、穆罕默德或摩西、孔子，這些聖人千言萬言，總歸於「心」。

你把愛因斯坦、李遠哲、王永慶、愛迪生等人的言論，歸納出一句話，還是「心」。

我們生命之舟，決定於我們的心態和決心，我們論列是非標準仍然是心的崇高卑賤。

為什麼在宗教信仰上，卻容易把我們的心出賣了，眩惑在奇論異說中而自我顛倒呢？

因為你不相信你的心，因為你遺棄了你的心！

不相信自己的心去相信別人的心，那是自我作踐。你認為他開悟了，成道了，很了不起；但不要羨慕他，依賴他。他既然可以開悟，我們也可以開悟，只要堅決的相信正心和正行就是正道，走向正道就可以成道。

悉達多太子是這樣走過來的！

達摩大師是這樣走過來的！

六祖惠能大師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虛雲和尚也是這般走過來的！

因為開悟是打開自己的心窗而已，瞬間就可以打開了，豁然開朗地明白過來了，一點也不神祕！



## 二、禪道發展的前期

達摩(420-478)還沒到中國之前，國內產生了兩位非常了不起的僧人：竺道生(375-437)與僧肇(384-414)，都是鳩摩羅什大師(344-413)的弟子，與僧睿、道融合稱「四聖」。

我國佛教最有貢獻的啟蒙者是羅公，太虛和尚稱讚：「羅什而後，宗學始分。如初宗四論，繼承成實，後宏三論。大小乘宗，漸以盛行。」他興起了三論宗、四論宗、法華宗的研究，而成實論流傳江南，遂成成實宗，我們可以說他是佛教在中國蔚為百花齊放的關鍵人物，影響禪宗最大的《金剛經》就是他翻譯的。

竺道生約在景平元年(423)到揚都，讀到新譯的六卷《泥洹經》之後，發表了頓悟成佛、佛性當有、善不受報、法身無色、佛無淨土及應有緣等論，見解高超，頗有忘筌取魚之妙，但是也受到謹守經文、不肯思考綜合的一般僧眾所攻擊。

他的〈頓悟成佛論〉就是「頓悟」一理的開創者，後來頗受禪宗的肯定。他說：「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謂之頓悟。」(〈肇論疏〉)我們中國人一向以理是原本存在的，只能發現，不能創造、發明，這是真理、本體。

佛陀在菩提樹下不是為了建立一套理論的，他在追尋那個原本的、只可發現而不可創造的真實，這個真實應該是普遍存在的，不是特殊的，當然是不二的，而不是相對的。

「夫大乘之悟，本不近捨生死，遠更求之也。斯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矣。苟在其事，而變其實為悟者，豈非佛之萌芽，起於生死事哉？」(〈維摩經注〉)他明確的指出：佛教的宗旨在於生死問題，如果說近說遠，都是理論，都是文字遊戲，只有看破生死之流的真實面貌，入於不生不死的實相中，才是「頓悟」。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引用了六祖的話：「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我們只有在這裡一觀觀破，當然頓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歡暢。聖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是十足把握到問題的核心，才有豁然開朗的「大

悟」，寂滅為樂是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的「活在當下」的每一個剎那、每一秒鐘中。

竺道生的見解實在高超，他不用打坐，不用理論，直接的撥開佛教的核心，「見解為悟，聞解名信；信解非真，悟發信謝」，解是動詞，徹底明白了的意思，也只有徹悟才能「悟發信謝」別起而行，不再墜落於義理上了。如果他的見解受到重視，也許就可避免長期以來的迷信氛圍了。

另一件有關於他的一則公案「生公說法」，值得一提。北本《大涅槃經》還沒流傳到江南之前，他本著佛性當有而主張「一闡提人皆得作佛」論，一闡提人是道德敗壞的惡人，人見人怨，他說他們也有佛性，當然不會被時人所接受，因為佛性是那麼尊貴，壞蛋怎麼也有佛性？有佛性怎麼會墜落？群起攻之，剝奪他的僧籍，趕出寺門。

這是最大的恥辱，九月的季節，樹葉變色，他望著寺門發誓：「如果我的言論違背了經義，請上天給我癘疾纏身，用來反省；如果說的深符實相宗旨，但願離開此世之前，上天容我據獅子座再傳法音。」

迤邐而行，孤單而寂寞的到了蘇州的虎丘山，望見路上一堆的亂石，他悲從中來，訴說著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道理，眼前的石頭竟然點頭相信。這就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公案。

五年後，《大涅槃經》流傳到江南，證明他的見解深符實相法，大家又回來請他據坐說法，地點是廬山。

永嘉十一年冬十一月（434）瑞雪紛紛，萬林披霜，白茫茫的世界，他作了最後一次的演講，「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這是中國僧人中第一位坐脫立亡的典範，印證當初被擯退時的誓言：「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時，據獅子座。」

關於頑石點頭的公案，大家會以為那是神祕的故事，有趣味性而已。我們當然不必刻意去神祕化，但是公案的精神就是不著痕跡的另類陳述。

這牽涉到佛教的生命論，佛教的生命論是涅槃：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且不生不滅。凡是存在的都有生命，都有存在的意義，沒有意義的不能

存在。石頭既然存在就有生命的意義，就有生命。我們不是泛神論者，只是要特別指出存在並不止於意識而已。

石頭會點頭是因為他也有佛性，雖然非常薄弱。生公說大闡提者也有佛性，是同一種體悟。佛性就是原有的生命屬性，「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問題是我們的心力有沒有那麼大的相應性，是否達到觸目菩提，是否達到瑜伽的空寂能力。

說到這裡，南懷瑾居士在《易經雜說》中，提到黃中通理，有精到的見解。「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他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就是中庸之道，中庸第一章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就是孟子所說的養氣，『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充塞於天地之間。』就是這裡來的……修養夠了的人，內部通了，外部亦通了，每個毛孔都通了，這個時刻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到達身體來了，面上都有光彩，這時真美……天人合一，美麗極了！」

南居士集儒釋道於一家，學問極好，這個解釋真正妙達天理。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說：「非物質世界先於物質世界，物質世界由非物質世界造成」，非物質世界很難描寫，它不是有也不是沒有，釋家稱空，道家稱太極，只是一種運動，所以愛因斯坦才說「一切能量與物質由運動而來」，頗符合《繫辭》所說：「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的原理。

有些人看到虛雲和尚一坐九天，水果師一坐七十天，憨山和尚也是一坐整個月，就邯鄲學步，相率打坐，說什麼打坐多好，獲得很好的境界。哪裡知道，這些高僧一坐入定，憑藉的是平素戒德森嚴，不亂一心，能夠「靜極光通達」，在極靜中生命的本能相摩相盪，感格鬼神、天龍護法願為守護，最後藉諸因緣而出定。一般人沒有辦法入定的，隨著呼吸而引起種種妄想，打坐只是打妄想。

修行很好的人，面相會改變，身體會愈來愈年輕，這都跟著生命能的提高相應的，道家說返老還童，指的是精神狀態，不是真的年輕到像少年家或嬰兒。

致中和是誠的極至，老子有句話講得妙：「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萬物並作即天人合一。佛陀放光說法，六地震動，不是沒有原

因，不是神祕，但不強調它。

頑石點頭，就是至誠感格，虛雲和尚是一代宗師，戒德森嚴，一鉢一席一個蚊帳；弘一大師戒律更是錚錚，仍然一鉢一席一個蚊帳。他們隨宜講法，都可以放光動地，所以枯木放花開，六畜歸依。

總之，竺道生提出頓悟，又提出「佛性人人本有」，這兩件事對中國佛學的貢獻非常大，而後禪宗能夠隨勢在南方開展，這是先機的作業。

僧肇(384-414)，日人宇井伯壽謂他：「僧肇是解空的第一人，他初學老莊，看了舊維摩經而入佛教」，因為在他〈涅槃無名論·覈體第二〉中說：「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動勞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所以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寂焉無聞，怕爾無照，冥冥長往，莫知所之。」

就道家來講，經王弼、郭象的努力，已成新氣象；而佛教傳至中國，勢必與老莊融合，這種思想的交換，常常引起思想家的反思，僧肇是很明顯的例子，老莊的語句從此運用到佛法上，使佛法更有鄉土的生命力。

他的《肇論》包含了〈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等四論，頗受明僧愍山和尚的推崇，說：「以四論非一時之作，論既成，乃以宗本義統之，蓋所宗本乎一心，以窮萬法迷悟，凡聖之源也。」《肇論略注卷一·宗本義》

愍山對其〈不真空論〉「有」、「無」加以申論：「中觀云：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尋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若有不自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暢論佛教所主張的因緣果觀，邏輯思考綿密，其結語：「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肇論略注卷二·不真空論》

我們特別重視〈物不遷論〉的實證心得。佛教是行門不是解門，行起解消，頓入不可思議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禪定；所謂四禪八定，是與其他教派共享的禪定，佛教是圓定。愍山和尚在二十九歲時，也是研究僧肇的《肇論》，他說：「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嶽之旨不明，竊懷疑久矣」。旋嵐就是風勢強烈，呼嘯盤繞；偃嶽就是山岳平靜無紋，在強風中凝然停立。看

這段文字，的確沒有什麼奇特，強風怎麼能夠撼動山嶽呢？那僧肇為什麼多此一個譬喻呢？

他繼續看下去：「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來去也。」

看到梵志少年離鄉老大回，大家問他：客從何處來？真是滄桑一夢啊！梵志輕輕的說：我是那個時光老去的那個人嗎？憨山和尚頓時了悟諸法本無來去。即下床禮佛，則了無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無動相，曰：「此信乎旋嵐偃嶽而常靜也……」於是生來死去之疑，從此冰釋。」

憨山和尚隨即下床禮佛，沒感覺自己禮佛的動相，揚起頭探向窗外，飛葉滿空，乘風而舞，但心裡就感覺不到動相，內心不亂自金剛，頓入金剛三昧中，從此過著這種禪寂的心境，什麼生死問題都不是問題了。因此很佩服僧肇的真實悟境，也才了解沒有悟境，絕對不能明白經文的涵義。《肇論略注卷一·物不遷論》

這才是開悟心境真實寫照，開悟與禪定是共同生起的，不是分開的。一般人不了解，就會奇怪打坐打得好好的，一離座妄想又來了。有些人會以為打坐就是禪定，開悟了身心與自然合一，可是一離座，這個合一的定境就沒有著落，怎麼讓開悟保持永久呢？誤會大了。那是酒醉三昧，楞嚴大定。

這兩位僧人為後來的禪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達摩東來，有了這些底子，才能慢慢醞釀。到了六祖惠能大放光彩，他把佛教加入了中國的人文精神，也進行一次佛教的精煉，一花開五葉，世法與出世法圓融，到達事事無碍的華嚴境界，其間曲折，值得大家去研究。向來的學者大多偏於文獻的整理，沒有消受禪道的內涵，對禪道的精神只是浮面的文字了解，使禪道不能契入思想界再造新機，可惜呀！可惜呀！

### 三、分流競奔

錢賓四先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宗師，學識淵博，見解精闢，真是國之大寶。但近日詳讀到〈惠能〉一章，談到開悟、見性部分，似有商榷之處，爰提供淺見予以補充，就教高明。

提到野鴨子公案，他以為：「六祖所要指點人追求的，則是一種純粹知見與純粹觀照」。

百丈懷海大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祖遂回頭，將師鼻一搨，師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師於言下有省。（《五燈會元》卷三）

這則禪宗裡非常重要的公案，耳熟能悉，描寫馬祖道一和尚借著一群野鴨橫空飛去的機會，以極高明的手段讓百丈懷海省悟。

故事非常鮮明，意象非常清晰。

錢先生認為：

這一段故事正好說明六祖的意思。看見一群野鴨飛過，是所知見。禪宗只許你有此「知見」，不許你有此「所知見」，而即住著在此「所知見上」。

知見了一群野鴨飛過，不許說是一群野鴨飛過，也不許想有一群野鴨飛過，此是一種純知見，非「無知見」與「不知見」，即此是佛知見。此是心本體，亦即是佛性。

禪宗要你「明心見性」，是明如此般的心，見如此般的性。

今說我看見一群野鴨飛過，此是前念生。野鴨飛過，我心也不存，此是後念滅。此念滅了，才能生別念，此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現在要你「前念不生，後念不滅」。你看見一群野鴨飛，只此一見，便成一相。但你不再說我看見一群野鴨飛過，是「離一切相」。

明白到這裏，極易明白一切法而無念、無相、無住、無著的真境界與真體段。（聯經《中國思想史》P.156-157）

以上是我把它分段的，這樣討論起來更方便。

錢先生的聰明才智是大家公認的好，我就很喜歡他的全集，縱橫古今，議論風生。但他這裏解釋公案，說明明心見性的論點都與禪宗相去太遠。

竺道生說：「夫語頓者，明理不可分，悟語極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謂之頓悟。」（慧遠〈肇論疏〉引生公語）他下結論：「生公謂『理』必是一不可分之整體，故悟者必悟其全……此見佛學悟理與儒家盡性不同。悟在知見，盡則在踐履。」後來他又對生公說云「不偏見乃佛性體」，申論為：「悟理則見到一極之全。待見到此一極之全，則一念而無不知。」

達摩說過的理入就是「悟理則見到一極之全」，要把道理想透了，非有相當縝密的邏輯訓練不可，不然就會脫離主題。

佛教的主題是生死的問題，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悟理之極要能打破生死的微妙關係。如果照錢先生的看法，將是「此是一種純粹知見，非『無知見』與『不知見』，即此是『佛知見』，此是心的本體，亦即是佛性。」但他不能指明野鴨子公案與生死論的任何關係，只要大家「前念不生，後念不滅」，這是什麼邏輯？生死問題一念才起，依照錢先生的見解，我們只要不許說它是生死問題，只是一個念頭而已，一種純粹的知見，此是前念生，念頭過了，我心也不存，此是後念滅，這都是認知的層次，不是縱貫層次。不是究竟，是不了義，問題仍然存在。

核心問題不解決，問題還是延續不斷，要「前念不起，後念不滅」是不可能的。況且他也把這句話會意錯了。

生死問題是生命學，參禪悟道在破此生死問題而獲得永恆的生命，安穩自在的享有生命。

六祖在《壇經》中列舉很多破參的方法，其中有關理入的方法見於〈機緣品〉志道問法。六祖答他：

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

研究《壇經》的人很容易輕忽這一段話，或者囫圇吞棗，不加詳解。我們中國人重視直覺，不重視邏輯，這一段話偏偏要用邏輯縝密的分析才有受用，才能了解，也才能開悟。

我們如果把剎那剎那壓縮到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了解的程度都不同，再壓縮成萬分之一剎那、百萬分之一剎那，請問是否還有剎那剎那呢？請你好好分析！

這譬如現代物理學家公認宇宙形成於大爆炸(或稱大霹靂 big bang)，宇宙背景微波輻射與暗物質(dark material)的發現證實了這個現象，而且形成現在這麼廣大難測的宇宙只要三分鐘，那種爆發力完全超出智力所可想像的。如果用回溯法，像倒看電影，將影卷倒放，回溯到接近大爆炸的剎那，會有一點嗎？有一個焦點嗎？如果有，就有空間，有空間就有時間，起初在那個剎那嗎？這些是現代物理學家群體追索的問題。

一個是古代的禪師，另一群是尖端物理學家，都在談論這相同的問題焦點，人類心智的微妙難測。

大爆炸的歷程是宇宙形成的歷程，六祖說：「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萬法」。他看到了什麼呢？「生滅滅已，寂滅現前」，這個寂滅很難找到適當的辭彙來描述，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心經的「摩訶般若」，都是大爆炸之前的狀態，而摩訶般若顯然不是靜態的，靜態會造成空間，也不是動態的，動態的會形成時間。

這個地方明白，才能進一步討論六祖的另一句話：「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稍微添上兩字，整句是：「前念不生即(本)心，後(正)念不滅即佛」，這樣把兩句的意思銜接起來。試問，前念、後念是一或二？已是不言而喻了。這是六祖心要部份，不可以在認知上推測而已。

到達了這種境界就是禪定，不是閉目藏睛，傅大士有句詩，把這個心境充分的表達出來了：「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因為都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了，就自然的如虛如幻，圓明常寂照，不被念頭支配或干擾。

陶淵明的詩，從意境上講，高於任何文人。他沒有打坐學佛，反而載奔載欣的回家耕田蒔花，一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僅意境美、態度美、人美、自然美。悠然見南山，這座南山不是堵在前面的山岳，是摒棄世俗榮枯、憂喜而跳脫的平靜，恬美的平靜，那也是禪宗的離執禪定，以文學講是自然的天趣。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成道的禪家有自然的禪定，意境煥然的詩人也有相同的經驗，那是自然的天趣，沒有阻礙的精神解脫。

錢先生對公案本質的了解似乎也有待商討。

公案當著禪宗的成案或檔案看，只識其粗不識其精。公案的主要功用是指月的指，是「直指人心」的一種方便，就像一把鋒利的金剛王寶劍，無堅不摧。什麼東西最堅硬？鐵？鑽石？都不是，是我們的意識、成見或固執心。

參禪怕的是心意識的抬頭領軍，人的世界是思維的世界，一個公案呈在眼前，一邊看一邊找道理，想辦法去破公案或解公案，人類進化的過程都是從無數的情境中找出對應的方法而累積了經驗，從無數的經驗中歸納為原則，所以文明的進化也是意識的累積、意識的牽動，意識學成為本世紀內最重要的科學之一了，意識與腦的作用與進化關係相當大，我們這個社會已經被意識之網網住了，全然和外在的自然界隔離而相對，問題多的是。

公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我們一下子就從這張意識之網透網而出，親切的體證到「寂滅現前」的情況，稱為破參，破了公案以後再看那些公案，每一個都那麼有趣而親切，原來是這樣而哈哈大笑。當然悟後起修問題很多，此文不贅。

我們再接下來看錢先生如何解公案：

你若偏要說我看見一群野鴨飛過，但飛哪裡去了呢？此問題即要成煩惱。所以只讓你有知見，卻不要在知見上著相、生念。見一群野鴨飛過，無所謂，那即是菩提了。煩惱與菩提同是此一知見，同是此一心，所異在有相與無相、著與不著。

這就是標準的文人論兵，禪宗明明標舉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禪師們那有那麼多的理論與話語，經師與論師所在多有，禪師還有那麼一大套道理，禪宗就不必存在了，這個野鴨公案也不必要了，師父就像你錢先生那樣講開了，大家懂了煩惱即菩提，都開悟了。但可以保證看到這篇文章的人絕對不能見性，不能明心。

這則公案的重點在馬祖道一將百丈的鼻子一擰，鼻子是感覺最靈敏的地方，這一擰，真是痛徹心脾，其中有奧妙難言啊！道一擰了一下看百丈痛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慈悲的再提醒他：「不要讓它走掉了。」

諸位呀！不要忽略那句：「又道飛過去也！」這是公案裏的玄機呀！你

要是以為說的隨著野鴨飛過了，那就中計了，落在文句中琢磨，宗門稱為「死在句下」，禪宗稱為隨語生解，他在耍你，你被耍了，被欺瞞了！你失去心的主宰了呢！要靈光一閃，回頭轉腦，把那個剎那無限延長。

這是馬祖道一禪師的「直指」；

這是我的直說，絕對沒有迂曲。

所以說，公案是破參的鑰匙，不是故事。編寫公案的人要有深厚的禪底子，又有慈悲心，在無可如何中找出一個方便，有言顯無言，無言顯有言，都是為了讓參公案的人有參悟的一天；看公案要有嚴肅的心態，儘管看，看不懂不要緊，絕不可牽強附會，否則走進法堂，吃棒有份。

禪宗公案是世界上最難解讀的書之一，因為它把經典濃縮成一個公案，在公案上讓宿學的參禪人，在瞬間打開了義理上的糾結而呈現了一種特殊的心靈狀態，這種心態和祖師們見性的經驗完全相同。出現的時間很靈快，古人以閃電光、擊火石來形容，很突然，讓人驚駭，所以古人又以葉公愛龍，真龍出現卻驚慌失措來描繪。

見性的當下即定慧雙現，正見與正受一體出現，沒有先定後慧或先慧後定的次第，只有頓悟，沒有漸悟。六祖才說：「即定之時慧在定，即慧之時定在慧」，定慧等持。

功德圓滿，出世接人，才能「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金剛經》句）這是禪師以本分事接人的特殊風格，不在義理。

禪宗為佛教的一支，因為中國人文思想的運用，在作略方法上變得靈動活潑，是啟發式的教導，尊重人格的學風，值得深入研究。謹掬愚誠為文，請各方賢達多賜教言，讓禪宗歸禪宗，哲學歸哲學。

#### 四、正確認識禪宗

禪宗的禪並非四禪八定的禪，也非九次第定的禪，而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我們生命的本來面目。用現在的話，就是萬生萬物的共同基因，是形成宇宙的主要素材。

不懂禪宗的人，儘在文字上猜來猜去，於是產生了坐禪、枯木禪、默照禪、文字禪、野狐禪、老婆禪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最可笑的，一談到禪就想到打坐，深深的入定，千年萬年坐在那裡不動，想想看，我們這副肉體真的入定了，新陳代謝雖然放慢了，仍然繼續運行，這樣不吃不睡能撐多久？最多四個月。

四個月後呢，你還是要出定，可是因為四肢不動，長坐不臥，身體會麻痺，氣血不暢，這雙腿不生毛病才怪。

年紀大了，尤其男生肚子凸出來，年過五十，怎麼坐都坐不久的；如果脊椎有毛病，坐久了脊椎受傷愈重，怎麼能夠打坐？

請問那些教人禪坐的老修行，哪一個人可以長坐入定？哪個人能夠坐一整天？所以聰明的修行人，一定要坐一炷香就起來運動，美稱為經行、行走中觀心等等。

總然你真的入定了，萬緣俱息，這個身體是個沒有意志、理性、感情的殼子，形同一塊石頭、一段枯木，沒有什麼生命存在的意義可言。

禪是生命的原貌，自然生機蓬勃，欣欣向榮，不可能是枯木寒岩，了無生息。人類必須不斷的進化，智慧進化，理性進化，心靈進化，不能停滯不前，停滯是生命的怠墮，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圓覺經》就是一部心靈進化論。

宇宙的進化沒有界限，人類也必須沒有界限的進化，這是自然的法則，所以佛教以「空」來描述這種進化沒有界限的本質，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叫做空，什麼都不做叫做「放下」，那會變成死寂。

寒山子有偈：「我心如明月，寒潭清皎潔，無物可比擬，教我如何說？」這是消極遁世的生活，人類必須活在社會上與人互動，任何學問必須對人類有幫助才是學問，禪也必須對人類心靈救濟有幫助，不是孤芳自賞的崖上花朵，所以本權禪師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心如燈籠，點火內外明，有物可比擬，明朝日出東！」

他明明點出我們的生命就像太陽，每天朝出夕息永不懈怠，而且要放射出生命的熱力，促進萬物的生長與進化。只有空不成萬象，空空才能成就萬象。

禪是生命的原貌，永遠放射著萬丈光芒，協同萬物的生長，這就是大智慧（摩訶般若）、大慈悲、大恩惠，在無私無我中完成萬物的進化，無憂無懼。我即自然，自然即我，生命只有轉換而沒有生滅，所謂生，所謂滅，都是生命形式的角色轉換。試問：星球消滅，新星產生的各種現象，宇宙的總能量有什麼增加？有什麼減少？人類出生與死亡，只在戶政單位的記錄簿上有記載，但對整個地球又有什麼改變？對太陽系有什麼影響？

徹底了解生命是整體的「大圓覺海」，生命是漚生漚滅；波浪掀起，濺起水珠，馬上回落大海，目的只有一個：協同宇宙間萬生萬物走上無有盡頭的進化。

生是責任義務的執行，死是另一生能量的沉澱與蓄積，這樣一來，就不會被短暫的生命現象嚇住了，困住了。

解脫出來以後，身心獲得寧靜與安祥，就可以「離此岸而登彼岸」（波羅蜜多）。

實證這個生命現象，恬然於生命的機制，這才是禪宗的禪，這才是生命的覺醒。佛者覺也，生命覺醒的心靈狀態就是「佛心」，開悟的聖者就是生命的覺醒者，就是「佛陀」。

追求生命覺醒的人才是佛陀的弟子。

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是千真萬確的，是紮根在現實社會裡的，不僅是個願望或理想而已。

## 五、直指人心即見性成佛

了解這事實，我們才能了解禪宗的作略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靈狀態決定了我們生命的品質，一生的榮辱興衰也反映了我們心的層次。

如果能夠掌握生命本質的珍貴圓滿，就不會被現實社會各種現象迷惑，悠遊於心的自在逍遙，回歸於生命的純真，過著生命覺醒的日子。

禪宗祖師的傳法就是直截了當的，讓我們直接而真實的證驗到生命的本來面目，不會運用曲折迂迴的道理來說明或誘導，這部份屬於「教」理的，由經師來執行、發揚，所以禪宗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禪宗的別傳是另外建立另一種理論系統和經典無關，那就大錯特錯。

所謂「教外別傳」是將理論文字濃縮為一點，最素樸地點出最精要的部份，讓我們瞬間獲得最真實的生命感受。就像打火機一按，火花即時出現，眼睛一亮，心眼也一亮，那種真實的感受。

有些人誤以為不立文字就是打坐，打消所有的想念，將自己想像融歸於大自然，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其實打坐只是一種意志力集中的訓練方法，因為我們平常心力不能集中於一點，經常想這個、想那個，混雜而沒有秩序，所以很難將心思放在問題焦點上。

所以成功的人，絕大部份都有集中精神於問題焦點上的經驗，將多頭意識逐漸淘汰，而匯歸到思考的主題，通常會引來突然的靈感，爆破疑問。

把心力集中到問題的焦點，打坐只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牛頓喜歡海邊散步，愛因斯坦喜歡抽著煙斗，羅素喜歡遙望天空……都不妨礙他集中思考。有時候，拋開包袱，選擇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放鬆心情，效果更好。

再說打坐也需要一套訓練和次第，這在智者大師《六妙門》一書可以看到，可以學到。但是這種訓練是長期的、有階段的，仍然是一套學問，一套文字的外延，不是「教外別傳」。

錯誤在於他們以為打坐不是經典之學，就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了。其實，打坐要配合各家各派的心法、心要，逐步上進，才能花開見果。

例如天台止觀就有一套綿密的觀照訓練，從次第證到圓頓，循序漸進，很符合由戒生定，由定起慧的寶訓。可以證果嗎？

當然可以，智者大師被稱為東方釋迦是實至名歸的。但是，這是天台止觀，不是禪宗，是次第禪，不是「直指」。

又有密教行者，也強調止觀，在觀中養明點，升拙火，上上增進以達一味瑜伽。

他們的法門殊勝，但仍然不是禪宗，他們也認為優於禪宗，那是他們的自信，我們樂觀其成。

我們為什麼舉這些例子？因為禪宗、天台、華嚴都是佛陀的正法，顯密也是佛陀的正法，絕對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法法平等，只有契機不契機，根器相應不相應。

我們是劣根器，學習佛陀的高妙之法，要謙卑的一門深入，心不旁騖，才能累積資糧而成果，不可妄冀「即身成佛」、「不歷僧祇獲法身」，把這一世白白浪費掉了。

禪宗有禪宗的規矩，淨土有淨土的法門，密教有密教的傳襲，互相尊重就是。說什麼顯教已經沒落，密教當興？

說什麼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跎，來個禪淨雙修，顯密雙修，這都是浮誇的心態，不負責任的態度。

做為佛陀的弟子，對如來聖法要如法學習，如法傳襲，堅守崗位為正，如果混淆雜亂，害人慧眼，斷人悟緣，怎麼可以稱為佛陀正法弟子呢？

## 六、傳心是直指中的直指

直指中的直指是「以心傳心」。

靈山會上，佛祖拈花示眾，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佛祖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大家深悉這禪宗的由來，但不知以心傳心是如來的正法眼藏，佛教的真血脈，要將禪宗傳承下去，就必須「以心傳」為正統，不具傳心力量當然不能列為祖位。世尊又再叮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遞代相傳，至達摩大師共二十八代，都是單傳心印。達摩大師至中國，傳法二祖慧可，也說：「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來，五祖傳法六祖也說：「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所以，以心傳心是禪宗的直指中的直指。

這種以心傳心機緣非常難得，而且資質必屬上根大器，難上加難，自六祖以後，除傳心外重視觀心，祖師各展手段，真是靈動活潑，不拘一格而千變萬化，形成祖師禪的風格。

於今呢？印光和尚說得好：「當唐宋時尚有傳佛心印之法，今則只一歷代源流而已，名之為法，亦大可憐。」是實論，是實情，叢林雖多，傳佛心印絕響久矣！

雖然傳佛心印的禪師絕響，但心傳之法未熄，這就是持誦《金剛經》如法的話，也可以獲得金剛大定。六祖聞客誦《金剛經》而得定即是明證，所以他鼓勵持誦《金剛經》，經中有言：「此經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持誦《金剛經》而得定各代都有，今日亦頗有其人。可惜雖獲珍寶，沒有良師護持，又不知下手修行，泰半又是曇花一現。

如何是如法持誦？印光和尚說：「必須端身正坐，如對聖容，親聆圓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別，從首至尾一直閱去，無論若文若義，一概不予理會。如是閱經，利根之人便能悟入空理，證實相法。即根機鈍劣，亦可以消除業障，增長福慧。」

請讀者務必謹記，千萬不要去註解，去推論，那等於以自己的意識心註解經文，變成我們自己的一部《金剛經》，而不是佈大的《金剛經》了。



## 七、這顆心不能丟掉

達摩祖師到了震旦，特別重視觀心一法，唯有觀心才能契入自覺聖智。觀心得法不得法，可以《楞嚴經》做為驗心的標準。

觀心是觀無明心，先要「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這樣護持，「方可入道」，因為心力集中，一經迴光返照，才能照澈本來湛圓明澈的自性、本性。

近世，有位劉洙源教授，以治經學的方法研究佛典，果然發明心要，早期重視唯識學，後來棲心禪悅，愈覺文字之害，從此不下筆著作，僅與弟子書信往來，大倡觀心一法，弟子整理為《佛法要領》，這是近代有關禪的重要寶典，請有心人士注意研讀。

觀心一法，《六祖壇經》多處提示，後來禪宗祖師乘其餘緒，常常在弟子觀心成熟的時候，一棒一喝，就達頓悟宗旨，可以從《指月錄》、《五燈會元》等禪宗公案中找到精彩絕倫的「直指」。

禪宗第一公案，談到惠明追及六祖而問法，六祖要他先摒息諸緣，一念不生。息心方法是五祖的重要心法，惠明當然打坐打得好，即時棲地息心，一段時間以後，六祖告訴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

為什麼？因為他集中心力觀心，觀到萬緣不入，時機成熟，六祖一挑明，惠明當下就明白了。如果惠明不觀心，怎麼體悟到六祖的直指呢？

惠明一悟，反而覺得這事這麼平常，不免又心起疑問，再問六祖：「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有沒有其他的秘密法要呢？

六祖鄭重的告訴他：「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只照自心，沒有其他的秘密，要說有秘密，也只有在你的內心自觀自照，別人怎麼能夠猜得到呢？

《壇經》還有一則公案，涉及觀心不觀心的利弊，非常重要，智隍是

五祖的弟子，自己以為獲得正受，庵居長坐二十年。

他二十年來不思善，不思惡，棲息在無念之中，我們也會以他為榮吧？有一天六祖弟子玄策路過，就進庵探望，問他長坐何為？

智隍說：「入定。」

玄策就問他：「你說入定，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這一問，是關鍵的一問：「若果你是無心而入定，那麼這些無情草木瓦石都可以入定了？如果你是有心而入定，那麼一切有情含識之流都可以入定了？」

他把入定時的心態分為兩種：無心入定和有心入定。

智隍答：「我入定的時候，不見有有無之心。」那個時候的入定，我根本沒有有心入定或無心入定的區別，只是入定。

蠻有自信的，自以為無瑕可擊。

玄策馬上指出他的錯誤：「如果你入定的時候，不具有無之心，那就是常定了。但是請問你：既然是常定，為什麼會有出定入定這種事呢？有出定入定的時候，那顯然不是大定了。」

換句話說：入定的時候，沒有心識了。就不會有出定這個念頭出現才對呀！而當想要入定的那個時候還是有心入定呀！有心去入定，怎麼是大定？那不是人為的入定嗎？

既然有出定入定，都是人為的出入定，就不是大定。

這個問題其實是修行人一直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的大題目，如果入定是悟，何以出定可以做功課、拜佛、誦經呢？一定永定，不就得了嗎？

智隍這時候，手足無措。

玄策趁機向他說：「六祖的法要是：『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禪定是心的現量，是「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我們離開本心，離開摩訶般若而住心觀靜，就淪入共外道的禪定，是人為的禪定，而非如如之中

所綻現的離執禪定或無執禪定了。

總之，說到禪定，我們這顆心是不能丟掉的，只是外不著相，內心不亂。所謂悟，也不能把這個心丟掉的，把自己的心丟掉了，那是糊塗了，怎麼是悟？

我們的心糊塗了，不能做主了，那我們不是隨境而轉，隨念而轉，不是瞥爾隨他去嗎？



## 八、參公案要觀心才受用

我們看禪宗公案，真是神奇得令人羨煞，禪宗祖師在舉手投足之間，一言半句，就讓學人開悟。怎麼不令人心生崇敬呢？

這是祖師禪的特色，除了傳心外，舉手投足或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毫無曲折。因為他們將經教濃縮成一個焦點，在這個焦點上以最簡單的行為或言語，就直截指出了學人的心性的樸素面，只要學人在當時能夠回首觀心，覷得瞬間的心靈震盪就可以開悟。

這就是「教外別傳」的真精神。

祖師有開悟的經驗，知道如何將經教濃縮成一個焦點，而這個焦點契合了學人的自性，因此運用最直截而樸素的手段，讓學人意識的流動不能操縱，而瞬間的證悟到本心的純真面。

學人本身當然要在專注的觀心上，才能捕捉到這個焦點，這也稱為契機；而且這裡面沒有任何的暗示或道理可追逐，必須在電光石火的瞬間打得透澈，所以非上根大器不能應機。

這是禪宗的頓悟。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供大家參考，但我們依然遵守禪宗的禁忌，不能完全說破，大家是否可以瞬間打開心窗，那就要看諸位的福慧，而且專注的制心一處基礎訓練得夠的話，只要保持觀心的常態，要開悟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例如有人問趙州和尚，什麼是祖師西來意—禪？趙州答：「庭前柏樹子。」

我們已經說過，開悟是瞬間的心靈震盪。

前題是學人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熱切的想打破生死的生命問題，東問西參都找不到答案，心生焦慮困惑，這種追求真理的心理是見道的基礎條件。

想像你就是這個僧人，抱著滿懷的希望，切盼趙州和尚能給你一個答案，而且你也完全相信趙州的答案是最真切的，不會虛應故事。

當趙州回答：「庭前柏樹子」。這時候你滿懷的希望瞬間會在心田刻劃上什麼變化？除非你足夠專心，你是無法捕捉那瞬間給你的心靈震盪，而那個心靈震盪就是法。

整個過程離不開觀心的。

我還是要說趙州和尚這句話就是樸素而純真的法，沒有雕飾的痕跡，是和盤端上給你的法。你如果在那裡追逐什麼道理，猜測他的用意，甚至擅自下一個結論，那麼我勸你自己打兩個嘴巴，這一打反而讓自己清醒過來，再用一點心力，雖然不能開悟，但一定可以省悟。

也許你還沒有省悟，還是摸不著頭緒，我再援引趙州和尚的另一公案：

一個新來參訪的僧人，誠懇的向趙州求法，趙州問他以前來過嗎？僧人說是第一次參謁。趙州很親切的說：「好！好！吃茶去！」

另一個僧人隨後向趙州施禮，趙州也高興和他寒暄，問他有沒有來過？那僧人說來過幾次了。趙州也很親切的說：「好！好！吃茶去！」

侍者看了覺得奇怪，就問：「師父，為什麼新到的與舊到的，您都叫他們吃茶去？」

趙州點了點頭說：「好！好！你也吃茶去！」

趙州不是在開玩笑，他是真切的送給他們一個真正受用的法，這三個僧人也好，你也好，我也好，是否能夠在這句答話上瞬間產生心靈震盪？

如果不能領受到心靈的震盪，你可以停下來想：當我熱切的盼望這位德高望重的和尚，給你一個可以開悟的法，而他的答話只那麼平常，你內心的最初、最原本的反應是什麼？就是那瞬間的第一念是什麼？

也許你與我同樣不那麼敏銳，我再舉個公案，或許領受會更深刻。

那是水潦和尚，他和我們一樣滿懷期望的拜訪了馬祖道一師父，誠懇的說：「請問什麼是禪？解開弟子的懸疑吧！」

道一和尚卻豎手於耳，說：「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水潦踏前幾步，大聲的說：「什麼是禪？請大師慈悲。」

道一和尚這回生氣了，伸手抓住水潦胸領，右腳踏出一步，就把水潦攢摔在地上，恨恨的說：「你還問我什麼是佛法？我還得問你呢！」

水潦和尚從地上爬起來，卻哈哈大笑，直嚷著：「原來這就是佛法，哈哈！」

道一挽著水潦的衣袖，兩人哈哈大笑的走開了！

你這會兒該體會到水潦被攢倒的剎那，心頭上會有什麼最初的震盪呢？把這三個人的最初心頭的瞬間變化，做一個精密的比較，你就會省悟的。雖然沒有開悟，但省悟的累積會疊起開悟的機運，遲早而已！

為什麼省悟不是開悟？

因為開悟是頓悟，是當下的心靈震盪，就是直指人心，直截打開了心窗，而讓自己的心和師父的心相同，這樣心心相印。

省悟是落在二頭的思考。

如果這個思考做為推論的基礎，所得的結果，我們稱為文字禪，因為那是文字理論的架構，不是真實的心靈受用。

如果你把這些公案演繹推敲，我們只能說那是葛藤禪、野狐禪，愈扯愈遠，你卻樂此不疲，離禪愈遠，大大違背了「教外別傳」的宗旨了，你又節外生枝的另生理論了！不是嗎？

這瞬間的心靈震盪，來無影，去無蹤，只存在於開悟的人之內心，所以又稱密法，怎麼說都不是，直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呀！

沒有觀心，怎麼能契機相應呢？

## 九、東山水上行

有沒有證據？

請看「東山水上行」這個公案。

有僧人問雲門和尚：「什麼是佛法大意？」雲門答：「東山水上行。」到東山上划船，有人說這是無義味話，這等於說到玉山頂上划船。船只能在湖泊、河流上划，怎麼可以跑到山上划？

這種回答是非常簡捷的，可以立刻切掉問者的聯想臆測，無理路可追繹，但卻是一把金剛王寶劍，不是無義味的話。

大慧宗杲的開悟和這個公案有關。宗杲十九歲就體會到佈大菩提樹下悟道的重要性，經教是佈大見道後隨機說法的集結，這個源頭沒搞清楚，就會沉溺於經典的義理裡。所以他就出門參訪各方宿德，探求禪的秘密。

跌跌撞撞了近二十年，最後決心拜謁圓悟克勤禪師以求突破，並誓言九年內如果不能見道，後半生只好宏揚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好好種下後世見道的資糧。

拜謁了圓悟禪師，圓悟只說：參參「東山水上行」這則公案吧，有心得再跟我說說。

第二天，宗杲就寫了一篇見解呈上，圓悟搖頭不肯。這樣日參月參，前後呈四十九次轉語，圓悟依然不肯，讓他覺得慚愧與愴惶，情緒低落。

有一天，圓悟上堂，談到這則公案，說：「大家對這則公案討論得太多了，但都是義理的皮相，找不到骨髓，見不了道。要是我呢？只會得：『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宗杲一聽，突然前後際斷，豁然自明。（這是一種特殊的心靈變化）

諸位呀！公案在凡夫俗子的眼裡是千奇百怪的故事，談些無法理解的禪道。但在行家的眼中，每一則都是金剛王寶劍，讓學人在劍輝之下，什麼雜思妄想瞬間逃之夭夭，福至心靈，回頭轉腦，當下開悟。

宗杲禪師的經驗是真實的寫照。

試問宗杲如果沒有觀心的紮實工夫，這般奇遇可就白白損失掉了。所以看公案、參公案要懂得觀心啊！

任何公案都是開藏的鑰匙，這是禪宗的特色。

禪宗祖師把三藏十二部濃縮到一個公案上，瞬間割破意識瀰漫的薄膜而開啟了心窗。不是要你在公案上推敲，下個什麼結論，說這些是無義理的話，或只是暗示我們要放下一切，要我們掌握空的本質……等等，這都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你又再建架另一套理論，又回頭啃經典，尋找經典義理來支持你的結論。

沒有像宗杲聽到公案或對公案的轉語時，那一段心靈綻現的「前後際斷」，都是錯的，而且那個「前後際斷」的現象，也是啟明的見性而已，後面還有無限風光等著呢！

## 十、南宋禪宗已綻衰相

大慧宗杲禪師是中興臨濟宗的重要禪德。

他歷經了所有名刹的參訪，與當代著名的禪師討論辯駁，累積了無數的寶貴經驗，深深的明白了學人求道的弊病，他提醒學人：

第一、不可以失掉自覺的心。

他寫給汪彥章的信說：「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的又是阿誰？求入頭處的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為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個，只是一個汪彥章。更那裡得個提撕的，知根性陋劣的，求入頭處的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些勞攘。」

他最後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的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裡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怨！不可怨！」換句話，參禪人隨時隨地檢點自己的心不可丟掉，這樣才能於電光石火中撥開心窗！

第二、他強烈反對默照禪。

我們一再的說了又說，禪是佛心，而佛者覺也，禪就是覺心，就是本有的生命的覺醒，恢復了心的原態，恢復本有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而已。

如果把自己的心丟掉了，把心凍結了，把心消極了，那又何必學呢？默照禪就是這樣的路子，所以宗杲強烈的反對：

「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獨狙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答曾侍郎天游書〉，他就是曾開）

「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為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卻見省力，便以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為極則。」（〈答陳少卿季任〉）

禪宗的妙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味默而照，照而默，根本就

不是什麼「直指」，況且直指中的直指是以心傳心，默照者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所謂「惺惺寂寂」，默照禪者硬是將惺寂解釋為默而照，照而默，殊不知惺惺寂寂的重要關鍵是「惺」，就是《楞嚴經》講的「自覺聖智」，失去自覺，就是捨父逃走。

### 第三，參禪慎防心意識的喧賓奪主

我們習慣世智辯聰，以自己的經驗與知識指導生活，這本來是現實社會的常態反應，我們稱為心意識當家作主。但就參禪來講，心意識是障道的主要因素。

「蓋聰明利智者，理路通，才聞人舉著個中事，便將心意識領覽了，及乎根著實頭處，黑漫漫地不知下落，卻將平昔心意識學得的引証，要口頭說得，到心裡思量計較得的，強差排，要教分曉，殊不知家親作祟，決定不從外來，故永嘉有言：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示羅知縣孟弼書〉）

參禪人「莫愛諸方奇言妙句，宗師各自主張，密室傳授的，古人公案之類。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中，劫劫生生取不出，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日用亦被此障礙，道眼不得明徹。」（〈示智通居士黃提宮伯成〉）

參禪要徹證，不是在一言半句逡巡流連。我們就經常碰到一些朋友口頭上掛著什麼「竹密不妨水流過，青空不礙白雲飛，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等等，就以為頗有禪意，盡在浮面上採蓮花，不在自己心田上耕耘；又有些聰明的人，比類慣了，就將自己生活領域中的突破比喻著開悟，於是寫作是開悟，畫圖也是開悟，甚至茶道也是禪道，博得一場歡喜，根本和禪不相關。

## 十一、參話頭是悟道正流

大慧宗杲禪師悟道經驗豐富，而且又得名師圓悟禪師的鉗錘，他又聰慧過人，檢討當時禪宗傳承的各種困境，終於提倡看話頭這把金剛王寶劍。

看話頭是參公案的濃縮。

參公案本來是參禪悟道的一種方法，日久弊生，大家變成解公案、破公案，結果拈來拈去，倒變成逞強的附會，雅稱逗機鋒。

參禪是要濃縮精神，不是張揚精神而變得渙散，要像佈大在菩提樹下，集中全部的理性、感情，放在人生是苦的焦點上，突破的瞬間讓所有的疑惑冰釋，才獲得內心的安寧。

參話頭是放在一句話上，這句話頭梗不能了解，則心中蘊藏的疑惑或痛苦就不能解脫，例如：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拖著這副死屍而走的又是誰？

或者公案中的一句話，我們向師父求道，師父為什麼說：「庭前柏樹子」、「吃茶去」、「退後，退後，汝無佛性」、「佛是西方老比丘」、「碌磚」、「乾屎橛」？

在這句話上不是要你去推敲道理或做解答，只是疑，疑得愈深愈好，疑得讓你放不下更好，疑得讓你寢食難安，生不如死更好。

這樣你的滿腦子再也沒有其他念頭的干擾或聯想，直把平時多頭念頭紛紜都跑掉了，只放在這句話上，等於多頭意識變成獨頭意識。

參禪的人到了這個地步，顯得痴痴的，傻傻的，進不得又出不來，有人形容像是啃鐵饅頭，嚥不下，吐不掉。

這個時候如果觸機遇緣，像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瀋山覓星火，這個獨頭意識破了、飛了，這就是好好的消息！客觀意識就呈現了！

不然就得有高明的師父，覷得他的困頓，突然一棒打下，當面一喝，打你個巴掌，攢摔在地，剎那間你那獨頭意識飛走了、飄走了，只留下……這就是好消息。

參到這個剎那，話頭就出現了，那種一念未生的剎那，靜悄悄中萬事皆備。把話頭看好、看牢！

這才是看話頭或稱參話頭。

如果你是進道理、尋原因，這是看話尾，隨著這句話牽腸掛肚的糾扯不息，是落陰境，這是一般參禪人的毛病。

看話頭而見道的，自元朝以後已經成為主流，這也是末法時期的最後一法了；至於成功的例子非常多，請參看《續指月錄》。一個法而不能見證菩提，就是虛法，就是戲法，能見證的話，請舉出實際成功的例子，以昭公信。



## 十二、禪宗的法脈是直指

為什麼參話頭是參禪悟道的主流之一，而非支流？

這牽涉到禪宗的作略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基本特性。

第一、不立文字是不建立理論系統，打破邏輯思考的規範，以直覺的方式直接承接法意。禪宗祖師不是不鑽研佛經典籍，而且相反的，他們對經典的研究相當精到，熟悉文字理論會拘束人類意識的開放，試圖運用自覺而直覺的來印證經典。

第二、教外別傳並不是另立一套經典之外的理論系統，而是將經典濃縮到最簡要，以開啟學人的直覺印證。例如任何經典都濃縮到極簡的聲音或動作上：什麼是西來意？雲門答乾屎橛；臨濟向黃檗問法，黃檗舉棒即打；有人向慧藏問法，他舉弓搭箭向著你；有人問道一佛法大意，他答等下再說，等你轉身入列，他又叫你的名字，等你回頭，他就問你：是什麼？

第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學人問法，禪師都直截了當的當下指出人心即本性，沒有什麼迂曲，而且是讓你親嘗人心即佛心的味道（覺受）。問題是你的根器夠利不夠利，福慧具足不具足。

第四、參禪的過程絕對是自悟自解，不能迷失自己的心神，否則即不是向內心求答案，而是捨父逃走，流落他鄉矣！

參話頭即是教外別傳，即是不立文字，將經典精要的濃縮到這個話頭；透過牢牢抱住這句話，如雞孵卵照顧得無微不至，這是讓學人有機會遮蔽本心的浮渣，一旦時機成熟，浮渣游離，身心頓然沒有障礙（業障），而認識「話頭」，一句話還沒開口前的剎那心境。

總之，參話頭是非常猛利的作略，必須全身心以赴，才有撥雲見日的機會，不可以夾雜著經行、拜佛、打坐、冥想等等，要一門深入——抱住話頭，其他只能視為助行，能免就免。

所以，外護要非常圓滿，讓學人放下一切，全身心以赴，其他交給外護來照顧、來處理，不必為衣食而發愁，也不必為雜務而困心，身體健康也由外護照顧，福報要夠。

當然，要有一位明眼的師父，適當機會施以棒喝，而在開悟之際，付以密語，讓他全心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如果碰到半吊子的師父，可能讓學人親嚐「葉公愛龍」的滋味，而且，他也不會指導你「悟後起修」，容易陷在「黑山鬼窟裡做活計」，甚至留滯半途終不能到家。



### 十三、六祖出世破愚迷

既然談到禪宗，有兩本書做為法源：《金剛經》及《六祖法寶壇經》，正如天台宗，是以《法華經》，淨土宗以《彌陀經》，法相宗以《楞伽經》等為法源。

雖然萬法一心，都源自於佈大的法音流佈，法法都是佛法，但我們的根器受到累劫習氣、見識的藏識影響，又因為此世學問經驗受到環境的左右，因此形成了個別的人格氣質，無人像先賢一聞佈大法音就能開悟，所以才形成各宗各派，隨著根器而施法。

我們也自然的要一法深入，才能進入佛法閭奧，況且譬如食蜜，中邊等甜，只要能夠契入佛法，屆時就能法法皆通，毫無門派的障礙。

但我們是初學者，根器又不是很猛利，不能一悟千悟，就要一門而深入，不可以游移於各宗各派，東學一點點，西學一點點，甚至發下大願，幾年內閱盡大藏，結果只是獲得一場熱鬧，沒法開悟。

身為禪宗弟子，就要把《金剛經》與《壇經》深入研究，淪肌而浹髓，即知即行。因為《金剛經》是法體經，是法身佛的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無為法是《金剛經》所透露給我們的摩訶般若，我們對摩訶般若行得幾分，就有幾分果報，沒有特效藥，也沒有例外。

《壇經》是六祖慧能大師親證般若的心得，毫無保留的諄諄告誡我們內心話，是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的現量證言。想要步入禪宗，就要把這部經讀熟，並且步步實踐。

禪宗五家分宗，都根源於曹溪一滴水。我們論其興衰，只要看他們的子孫輩對《壇經》的實踐度就可以對照出來。

今人學禪，必須以《壇經》為根據，處處都顯露了直指人心的要領，也清楚的說明了祖師禪和其他門派不同的特點，獨標佈大心法。

六祖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僧侶，他啟發上千上萬的禪德，為佛教的真血脈而開啟生機。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禪是佛陀心法在中國土壤裡開放出來的奇葩，讓它燦爛輝煌的就是六祖。

我國文化到了中唐漸顯疲態，文化的洪流注入了禪道的精神，就醞釀出了嶄新的面貌，最明顯的是理學的興起，格物致知的深入研究，甚至藝術及民間生活，都因為禪道的潤澤，而顯得意境深遠，眼光放大，遂有口頭禪亦讚亦貶的雙關語。

豈不見，任何事物如果加上禪的符號，都會引人讚賞與驚嘆？至少，禪道是啟發我們無限創造的動力，廣泛的平民化，而且逸趣橫生！

有這麼好的法門，我們應該珍惜才對。在態度上，我們應該將《金剛經》、《六祖壇經》列為必修課程，並且以這兩部經來檢驗內心的進程，檢驗禪師的心行，這樣就不會走錯路。



## 十四、夜讀《壇經》不知曉



《六祖法寶壇經》內有幾則公案，如果把他們連綴起來，就會發現禪宗的禪所指涉的內涵，以及禪的作略：如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真精神，也可以避免流俗以禪坐稱為禪的弊病，這是一般人最容易犯錯的部份。

第一則公案即禪宗第一公案：惠能大師離開了黃梅南下，陳惠明欲得衣鉢，在大庾嶺上趁及，一念回光，請求惠能賜法，惠能告訴他：「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是達摩大師說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僅是「可以入道」而已，那麼惠明為什麼可以開悟？關鍵就在：「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六祖直接以心傳心，惠明獲得本心的正受，所以未免驚異，遂再申問：「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直截了當答他：「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見性的人大都有葉公愛龍的錯愕，驚疑難定，也不知如何悟後起修，惠能大師直申大意：時時自覺反照，自然明白衣珠本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見性的人，沒有真實的覺受經驗，打算在文字中捉摸，都是隔靴抓癢而已。

第二則公案是「一宿覺」。

永嘉玄覺「少習精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玄策告訴他：「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所以他前往曹溪，禮謁六祖參證。答以：「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獲得六祖印證。

本則公案第一點明確指出，天台止觀雖有圓頓法門，其實並非禪宗，永嘉以天台止觀的訓練，透過《維摩經》的披瀝，盡釋法執，因此開悟。

雖然開悟，如果沒有具眼宗師的印證，法緣難續，容易步入歧途，六祖才循循善誘之，最後永嘉申述內證：「分別亦非意」，獲得六祖的讚賞。

禪宗以無住為本，無念為宗，無相為體，分別即非分別，念即無念，真入不二法門，永嘉一句：「分別亦非意」，即事理全賅，可謂觸目菩提。

修行未至無住、無念、無相，都不能桶底脫落，而所謂這個三無，基本上是「定慧等持」，以宇宙心而過活於現實世界，大作夢中佛事，並不是如一段枯木、一塊石頭，坐著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亦無種。

第三個公案是志誠到曹溪參決。

北神秀派志誠到曹溪向南惠能學法，與惠能的對話，顯示了南北兩宗的差異非常大，關係中華禪的真血脈，應該好好研究。

志誠向惠能說：「我師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惠能批他：「住心觀靜，是病非禪；常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住心觀靜，是如來禪的一個作略，僅達「可以入道」的階段，一般人不知，好貪禪坐，拘身亡志。為什麼不想想：既是普遍的真理，觸及生命之道，應該是活活潑潑的身心世界，也不拘出家不出家，寺院不寺院的形式。否則「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有何入處？

可惜這種方法不斷如縷，於今反而盛過北宗禪，可從目前提倡禪道的人，莫不學些枯木禪、默照禪的皮毛得知。

六祖禪風是：「不增不減自金剛，身來身去本三昧」，所以告誡志誠：「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他老人家在離開這個娑婆世界的時候，還特別鄭重囑咐：「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

第四個公案見於神會與惠能的對答。

神會的出現對南宗非常重要，年紀輕輕就向六祖學法，資材高稟賦好，六祖滅後，他前往洛陽，為南宗爭取法統，屢開無遮大會，為六祖爭得尊崇，也把南宗帶進北方。一代學術大家胡適還以為《壇經》是他所著的呢！

一日，六祖告眾：「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答：「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答得很好。

可是六祖馬上不給他好顏色，斥責：向你說無名無字，你便稱為本源、佛性。將來你立寺宏道，難免只是個知解宗徒。

為什麼六祖會這樣嚴厲的斥責神會呢？

要知禪宗重視教外別傳，在以心傳心中開啟學人的自性，當事人冷暖自知，無可言宣，完全避免理論加知解，這是避免與顯教同一轍，這是佛教普被眾機的一種方便。

甚至與明師相見，他也不會跟你討論什麼道理，只放散著溫馨的語言，讓我們感受清涼，心中坦蕩，如沐春風，這就是「蓮花從口出」。

例如有一位僧人向歸宗禪師辭別，歸宗向他說：「明天臨走前，來我這兒一下。」翌日清晨，僧人辭師，師向他親切的說：「現在歲末冬寒，一路上要多加保暖，免得傷風感冒。」

看看大禪師的作略，沒什麼高妙的道理，而你如果從這句話感受到他的關懷，甚至流下感動的眼淚，請你回光返照心頭，會抓住什麼心態呢？

一般俗客喜歡解公案、拈公案、破公案，如無開藏作略，都是知解宗徒，流洩心意識的作用而已，於己於人都沒有利益。

總之，禪宗所講的禪，是活活潑潑的、光明燦爛的生命本體，祂是生命之根源，所以六祖大覺的時候，感嘆的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修行人自然會脫胎換骨，自然會發光發熱。

當代有些禪師都叫人在座位看心數息，煉心煉身，要忘掉自己，將自己融於大自然，便稱為入空性。這是絕大的錯誤。

試問一個人把一切都忘掉了，坐在那兒把什麼都消失掉了，把自己也

消失了，一息尚存，那是什麼樣的生命現象？那種微細的意識控制了一切，在精神、心理上來講，又是什麼呢？

沒有你下手的地方，謹記！謹記！

如果在那種情況下沒有意識，沒有知覺，那麼人會是一種自閉型的或植物型的存在嗎？

禪宗怎麼會是這種存在呢？

還是請你把《壇經》看過三百篇，也許有入禪的資格吧！



## 十五、射日塔

你說：「射日塔是鄒族傳奇神話故事的殿堂，象徵著族群的英雄崇拜，以射日的雄健步伐踏過時間的樊籬，在故事中得到永生。」

故事不需要邏輯，也不需要精準，但卻經常在族群中醞釀、發酵，終於釀成杯杯的美酒，在口沫橫飛中香醇，散發著不朽的陶醉。

你說：「踏上射日塔，可以一覽嘉南平原的秀美。」而我卻痴痴等著風雨的來臨，讓它在雲霧中淒迷，因為故事不需要邏輯，也不需要精準，在朦朧中澆熄熾熱的陽光，讓射日英雄慵懶，讓他與情人相會，自然成章的詩篇，讓射日塔放射溫甜的柔光。

你笑說我的痴想不合邏輯，哪有在風雨中射日？

是的，風雨中沒有了太陽，又到哪裡射日？我卻奇怪的反問：為什麼要射日？陽光讓人們晨醒，讓大道明亮，卻有一個英雄與他的孩子踏在陽光道上尋跡找太陽，為了把它射掉。

奇妙的還不止這不合道理的道理。

英雄迎著朝陽，帶著弓箭，邁開雄健的步伐往東方走，一直走，一直奔走，奔走又奔走。中午，他必定餓了，在路邊的小攤子吃飯，喝茶，也許那是杏花村，所以要了一杯清甜的好酒。

微醺的英雄走出食堂，太陽剛好在頭上高高掛著，太刺眼了，看不清太陽的位置，等下午再挽弓射日。下午是個奇怪的面貌，因為太陽在故鄉的方向，在西方。他只好跨著大步往西追，黃昏時刻，炊煙裊裊，累了，原來他尋跡又回到故鄉的原點。

於是，他早上往東方趕，下午又往西方追。追追趕趕，趕趕追追，總是回到故鄉的原點。他只在一條路上，往東走，然後回頭往西走。

忙忙碌碌的人，後來被稱為「射日英雄」。其實，他沒射到日，象徵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農耕精神而已，所以我痴痴等著風雨的來臨，讓射日塔在朦朧中變得溫馨而可愛。

於是你笑彎了，顛顛的笑彎了。

邏輯在那裡？

在朦朧的煙霧裡的射日塔，我痴痴的等風雨的來臨，你說你也要痴痴的等著風雨的來臨，因為朦朧的射日塔會散放邏輯的光芒。

我說：傳奇的故事不需要邏輯，也不需要精準，朦朧有無限的美，英雄生活在故鄉原點，在風雨中長大。

你又笑了，追著陽光笑了，我發現笑就是陽光。

突然，風滿樓，緊緊著沙沙的雨下來了，煙霧籠罩，射日塔在煙雨中，你在煙雨中，我也在煙雨中。喃喃自語：人都在執行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淒迷中，有一偈傳來：三界虛幻，唯是一心，恆沙諸佛，皆從心生。守本真心，是最上乘，守本真心，是第一道，是涅槃之根本，是入道之要門！



## 十六、迴響

透過柳絲兒的縫隙，灑下細細碎碎的陽光，落在池塘上，像跳躍的精靈，閃閃的躲進水裡，而塘面的水蓮總是那麼羞答答的笑著，連著倒影的襯托，真的分不清水面上及水面下的真偽，反而有種很特別的感覺，置身在一片水晶宮裡了。

也許那是一種錯覺，我可沒這麼認為，只要想走進那種境地，我們就很自然像那朵朵的睡蓮了，也真的不知道睡蓮是我，還是我是睡蓮呢？

我真要感謝這些錯覺，唯有在這種情境下，可以靜靜的體會萬生萬物的和諧的節奏，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彼此的意識，只有一個大合奏，大和諧。

XXX XXX XXX

還記得那天，我們說趙州的無字公案。

一千年前，趙州從諗和尚站在趙州橋上，你知道的，那座全世界最古老的拱橋，最原始的石材搭起來的拱橋，有一個僧人向他問：「狗子還有佛性嗎？」趙州答：「無！」僧人很奇怪的再問：「佛經不是說生靈都有佛性，狗怎麼沒有佛性呢？」趙州還是慈悲的說：「無！」

我要你不要在道理上猜測，既然知道萬物含靈都有佛性，這個僧人偏偏無聊的問：「狗子有佛性嗎？」

趙州兩次都答「無」，顯然不是對有無佛性的議題來的，那是無聊的，既然知道狗子也有佛性，佛性在哪裡顯現呢？那才是趙州要答的主題。

可是那個僧人不懂，很多人也不懂。趙州好意提醒他：不要在文字上找佛性，要在心地上找到佛性。但那個僧人不懂，以後的參公案也不懂，就東猜西猜了。

XXX XXX XXX

叮嚀的向你說：任何情況下，歡樂酣暢的時刻，憂愁悲傷的時刻，提起精神撮口一嘯，發個「無」字的聲音，反觀自心的變化，「無」並不是沒有，「無」是無限的寬廣，你就可以跟著趙州和尚步上那座趙州橋了。

我就喜歡那座橋，尤其黃昏時刻，站在橋上突然就像跨上七彩的虹橋，在變化萬千的餘暉中飲醉。

XXX

XXX

XXX

柳絲搖擺，細碎的撒下點點陽光，塘面閃爍，閃爍著趙州的無。無只是一種聲音，一種掃除了帷幕的風，諦聽著四祖的叮嚀：「三界虛幻，唯是一心，恆沙諸佛，皆從心生。守本真心，是最上乘，守本真心，是第一道，是涅槃之根本，是入道之要門。」

還是喜歡你那碎碎的歌聲，混合著陽光的跳躍，轉身向趙州和尚施禮，揮揮手在拱橋的黃昏裡，讓「無」的時光隧道送走一切！

無！無！無！

XXX

XXX

XXX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 結語

看完了洞山良价禪師悟道的辛苦過程，參照了若干祖師參禪的心路歷程，可以說：參禪悟道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腳」，為什麼呢？

一者，禪是生命學，不是玄學，也不是理論，是生命的覺醒，一個與世浮沉，不尊重生命價值的人絕對沒有資格談禪。我們看過很多飽餐人生痛苦的人，勇敢的到處訴說心靈昇華的奮鬥過程，激發他人提昇生命的潛力，他們從來不談禪也不知禪，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禪者，經得起考驗的心靈昇華者，他們不必懂得佛教經典或名相，但絕對是最好的詮釋者。

《華嚴經》就在讚美這些「人」。

二者，只有人類擁有健全的智性與理性，可以明確的認清是非對錯，又有豐富的感情，願意與人分享心靈的饗宴。而人類的進化，真實的證明了人類可以從草昧走向文明，從神權走向民權，從欺凌走向尊重。

儘管現實的社會，仍然殘留著進化所遺留的殘忍、自私、恐懼及懷疑等破壞性的情緒，崎嶇的道路上，永遠出現「明天會更好」的勇者，高舉著內心湧動著的理想旗幟，義無反顧。

《圓覺經》就是這個精神的闡揚者。

更重要的，是人類運用智慧建立的各種制度，無不標示著大同的理想，也許因為人類智慧的欠缺，道德的不夠圓滿，或其他的限制條件，使得各種制度在時空中顯得破綻百出，甚至網住人類向上的動力。但是如何在現有的科技知識上，澆以人文的情趣，一直是智者永不停歇的嘗試。

禪者一直就在空中懸掛著心靈的明燈，引領著人們努力前進，任何學說都必須在現實社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才有存在的價值。禪者在兩千六百年來，已經一再證明禪道的價值，佛國淨土不必離開這個世界就可以實現的。

《金剛經》是這樣產生的。

雖然我們在文章裡已經竭盡所能的直說了，如果讀者細心的話，很容易就明瞭什麼是「見性」的，然而卻還是覺得很難體會。我們也恍然於語言文字的障礙，因為語言文字畢竟是描述性的作用，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形容冰淇淋，沒有親口嚐過的人，永遠也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冰淇淋；絕對不是事實很難發現，而是透過語言文字就很容易陷落在語言文字的了解上，這彷彿指月給人看，卻太執著於這隻指頭的方位而泥跡失神。

於是，很多人說：提供一個讓我們開悟的方法吧！

我們不是已經這樣再三強調：還沒有出生之前，你在哪裡？還沒有太陽系之前，你又在哪裡？如果你肯用心的追究，很容易「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沒有人類之前，我們哪有什麼眼耳鼻舌身意？尤其那個「意」呢？意識已經把人類封閉在這個藍色地球上，不僅隔離了外在世界，造成一個非常奇特的意識虛擬世界，甚至以這個意識去了解、判斷外在的宇宙世界。

找出那個歷劫不亡的原本，那才是真正的自己，那才是我們共同的生命基因。

《楞嚴經》說的就是這個。

如果你的分析能力不夠深入，覺得難得究竟，不妨利用沉濁法，用心冷靜的淘汰那些浮現的妄想、意念，待到濁沉水清的時候，再努力的進一步思索，也可以發現什麼是真實的。沒有錯，這也是《楞嚴經》裡很好的教言，但大家忽略了。如果還是想不出來，利用《楞嚴經》給我們的寶貴辯證法，把各種相對的概念排除之後，將獲得一個非常穩定的「自覺聖智」呢！

如果覺得不得力，反省懺悔是一種最普機又最實用的方法了。反省懺悔是一種偉大的心靈建設工程，也是自己打敗自己，自己戰勝自己的方法。

我們從《傳習錄》可以看到，王陽明先生那麼細密的思考中排除了思想的障礙而獲得「心即理」的確信，雖然還是有些未究竟，但他那種「陽明」的氣質，展現了大丈夫的氣概，就是反省的大工程帶來的結果。

《雜阿含經》、《大智度論》都有反省的專卷討論，因為透過不斷的反省，才能變化氣質而展露心光；也唯有心垢去掉之後，呈現的無漏智慧，讓我們的心光與宇宙之心光合拍，密宗稱為「無上瑜伽」，人當時就有一種很特別的領受與改變：脫胎換骨。

《了凡四訓》是一本道德激勵的見證，不斷的反省而了凡入聖，他的命運也改變了，環境也改變了，這不是迷信，是自我生命的尊重，推己及人的心靈重建。

當一個人勇於承認自己的過錯與疏失，心裡馬上會湧出生命的本能：光與熱，慢慢燃燒掉那些過錯累積的心垢；當心垢一直在減少的時候，你會發現身體的某一部位變得輕鬆了，沒有電阻了；當你全身融入光熱的薰陶中，真的會沒有任何的重量，輕飄飄的輕鬆自在，所謂「無罪一身輕」，「輕」的感覺自然呈現了。

反省懺悔得力的人，生命力不但旺盛了，彷彿「一陽來復」，生命新機來臨，容光煥發，謙光四射，讓人喜歡親近。

耕雲老師特別提出「安祥」兩字作為參禪人的重要指標，不但通俗化而且即時可以驗證，等於把禪的內涵外舉了。你不認識禪，但總可以認識安祥吧！心安則祥，所謂平時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心安的人時時安泰、時時吉祥。

安祥永在，生命就有一股喜悅的覺受，讓他貫穿生命的全程，掌握著本地風光的特殊心境，是一切禪者所共有的內涵，除了安祥就沒有禪道了。

禪是我們生命的原態，並不特別，見性開悟並不是塑造，只是還原，只是舊佛新成，是本分，是在安分守己中隨時綻放的生命之光，不必謙虛！

禪，讓我們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我們和萬生萬物的共同基因，我們是大圓覺海的一滴水，在東方或西方，水的本質完全相同，任何一滴水本質都是相同的H<sub>2</sub>O，而安心的在天地一體、萬物同根中完成生命的圓滿！

# 禪是純生命

作者：澄海

封面繪畫：陳碩

總編輯：張曉鈴

編輯群：鄭淑蓮、鄭妹珠、陳翠姬、張淑霞、

高美華、胡昭容、張曉鈴、張曉珩。

出版社：喜悅出版

ISBN: 9786269985142

出版年月：2025年9月

聯絡資訊：[grace12062003@gmail.com](mailto:grace12062003@gmail.com)

